

晉書十

列傳

周處
周訪
汝南文成王亮
楚隱王瑋
趙王倫
齊王冏
長沙厲王乂
成都王穎

河間王顥
東海孝獻王彧
解系
孫旂
孟觀
韋秀
饒播
皇甫重
張輔

李含
閻鼎
索靖
賈疋
周浚
成公簡
荀晞
華軼
劉喬

劉琨
祖逖
邵續
李矩
段匹單
魏浚

廿三十一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1
9

文庫11
D 271
9

010190559063

晉書列傳卷二十八

周處

子玘

玘弟

玘子

筵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父魴吳郡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邪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



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已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脩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元已尋州府交辟仕吳爲東觀左丞孫皓末爲無難督及吳平王渾登建鄴宮醜酒既醜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感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感豈惟一人渾有慙色入洛稍遷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

孫鑰曰
處雅

羌歸附雍土美之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而不決者處詳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旣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以教義又檢尸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然始就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處深文按之及氏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

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爲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旣而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已。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卽路。志不生還。中書令陳準知彤將違宿憾。乃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是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咎。周處吳人。忠勇果勁。有怨無援。將必喪身。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彤當使處先驅。其敗必也。朝廷不從。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爲國取耻。彤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函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賜錢百萬。葬地一頃。

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近田五頃詔曰處母
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
處著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并撰集吳書時潘岳奉
詔作關中詩曰周殉師令身膏齊斧人之云亡貞節
克舉又西戎校尉閻續亦上詩云周全其節令問不
已身雖云沒書名良史及元帝爲晉王將加處策謚
太常賀循議曰處履德清方才量高出歷守四郡安
人立政入司百寮貞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
皆忠賢之茂實烈士之遠節按謚法執德不回曰孝
遂以謚焉有三子玘靖札靖早卒玘札並知名

玘字宣佩彊毅沉斷有父風而文學不及閉門絮已
不妄交游士友咸望風敬憚焉故名重一方弱冠州
郡命不就刺史初到召爲別駕從事虛已備禮方始
應命累薦名宰府舉秀才除議郎太安初妖賊張昌
丘沉等聚衆於江夏百姓從之如歸惠帝使監軍華
宏討之敗于障山昌等浸盛殺平南將軍羊伊鎮南
大將軍新野王歆等所在覆沒昌別率封雲攻徐州
石冰攻揚州刺史陳徽出奔冰遂略有揚土玘密欲
討冰潛結前南平內史王矩共推吳興太守顧秘都
督揚州九郡軍事及江東人士同起義兵斬冰所置

吳興太守區山及諸長史米遣其將羌毒領數萬人距玘玘臨陣斬毒時右將軍陳敏自廣陵率衆助玘斬米別率趙驚於蕪湖因與玘俱前攻米於建康米北走投封雲雲司馬張統斬雲米以降徐揚並平玘不言功賞散衆還家陳敏反于揚州以玘爲安豐太守加四品將軍玘稱疾不行密遣使告鎮東將軍劉準令發兵臨江已爲內應翦髮爲信準在壽春遣督護衡彥率衆而東時敏弟和爲廣武將軍歷陽內史以吳興錢廣爲司馬玘密諷廣殺和玘與顧榮甘卓等以兵攻敏敏衆奔潰單馬北走獲之於江乘界斬

之於建康夷三族東海王越聞其名召爲參軍詔補尚書郎散騎郎並不行元帝初鎮江左以玘爲倉曹屬初吳興人錢璿亦起義兵討陳敏越命爲建武將軍使率其屬會于京都璿至廣陵聞劉聰逼洛陽畏愼不敢進帝促以軍期璿乃謀反時王敦遷尚書當應徵與璿俱西璿陰欲殺敦藉以舉事敦聞之奔告帝璿遂殺度支校尉陳豐焚燒邸閣自號平西大將軍入州都督劫孫皓子充立爲吳王旣而殺之來寇玘縣帝遣將軍郭逸都尉朱興等討之並以兵少未敢前玘復率合鄉里義衆與逸等俱進討璿斬之傳

晉書列傳 卷之八 五
首于建康。玘三定江南。開復王略。帝嘉其勲。以玘行
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封烏程縣侯。吳興寇亂之後。百
姓饑饉。盜賊公行。玘甚有威惠。百姓敬愛之。昔年之
間。境內寧謐。帝以玘頻興義兵。勲誠並茂。乃以陽羨
及長城之西鄉丹楊之永世。別爲義興郡。以彰其功。
焉。玘宗族彊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于時。中州人士
佐佑王業。而玘自以爲不得調。內懷怨望。復爲刁協
輕之。耻恚愈甚。時鎮東將軍祭酒東萊王恢亦爲周
顛所侮。乃與玘陰謀誅諸執政。推玘及戴若思與諸
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事。先是流人帥夏鐵等寓于

淮泗。恢陰書與鐵。令起兵。已當與玘以三吳應之。建
興初。鐵已聚衆數百人。臨淮太守蔡豹斬鐵。以聞。恢
聞鐵死。懼罪。奔于玘。玘殺之。埋于豕牢。帝聞而祕之。
召玘爲鎮東司馬。未到。復改授建武將軍。南郡太守。
玘旣南行。至蕪湖。又下令曰。玘奕世忠烈。義誠顯著。
孤所欽喜。今以爲軍諮祭酒將軍。如故。進爵爲公。祿
秩僚屬一同。開國之例。玘忿於迴易。又知其謀泄。遂
憂憤發背而卒。時年五十六。將卒。謂子勰曰。殺我者
諸儉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儉故云
耳。贈輔國將軍。謚曰忠烈子勰嗣。

龔字彥和常緘父言時中國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多居顯位駕御吳人吳人頗怨龔因之欲起兵潛結吳興郡功曹徐馥馥家有部曲龔使馥矯稱叔父札命以合衆豪俠樂亂者翕然附之以討王導刁協爲名孫皓族人弼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馥殺吳興太守袁琇有衆數千將奉札爲主時札以疾歸家聞而大驚乃告亂於義興太守孔侃龔知札不同不敢發兵馥黨懼攻馥殺之孫弼衆亦潰宣城太守陶猷滅之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吳人所宗故不窮治撫之如舊龔爲札所責失志歸家淫侈縱恣每謂人曰

人生幾時但當快意耳終於臨淮太守龔弟彝少知名元帝辟爲丞相掾早亡
札字宣季性矜險好利外方內荏少以豪右自處州郡辟命皆不就察孝廉除郎中大司馬齊王冏叅軍出補句容令遷吳國上軍將軍辟東海王越叅軍不就以討錢璿功賜爵漳浦亭侯元帝爲丞相表札爲寧遠將軍歷陽內史不之職轉從事中郎徐馥平以札爲奮武將軍吳興內史錄前後功改封東遷縣侯進號征虜將軍監揚州江北軍事東中郎將鎮涂中未之職轉右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札脚疾不堪

拜固讓經年有司彈奏不得已乃視職加散騎常侍
王敦舉兵攻石頭札開門應敦故王師敗績敦轉札
爲光祿勳尋補尚書頃之遷右將軍會稽內史時札
兄靖子懋晉陵太守清流亭侯懋弟筵征虜將軍吳
興內史筵弟贊大將軍從事中郎武康縣侯贊弟縉
太子文學都鄉侯次兄子勰臨淮太守烏程公札一
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爲比王敦深忌之
後筵喪母送者千數敦益憚焉及敦疾錢鳳以周氏
宗彊與沈充權勢相侔欲自託於充謀滅周氏使充
得專威揚土乃說敦曰夫有國者患於彊逼自古釁

難恒必由之今江東之豪莫彊周沈公萬世之後二
族必不靜矣周彊而多俊才宜先爲之所後嗣可安
國家可保耳敦納之時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衆自
言八百歲故號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鄴以鬼道療病
又署人官位時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養徒瀟山云
應讖當王故敦使廬江太守李恒告札及其諸兄子
與脫謀圖不軌時筵爲敦諮議叅軍卽營中殺筵及
脫弘又遣叅軍賀鸞就沈充盡掩殺札兄弟子旣而
遣軍會稽襲札札先不知卒聞兵至率麾下數百人
出距之兵散見殺札性貪財好色惟以業產爲務兵

至之日庫中有精杖外白以配兵札猶惜不與以弊者給之其鄙吝如此故士卒莫爲之用及敦死札筵故吏並詣闕訟周氏之寃宜加贈謚事下八坐尚書卞壺議以札石頭之役開門延寇遂使賊敦恣亂札之責也追贈意所未安懋筵兄弟宜復本位司徒王導議以札在石頭忠存社稷義在亡身至於往年之事自臣等有識以上與札情豈有異此言實貫於聖鑒論者見姦逆旣彰便欲徵往年已有不臣之漸卽復使爾要當時衆所未悟旣悟其姦萌札與臣等便以身許國死而後已札亦尋取梟夷朝廷檄命旣下

大事旣定便正以爲逆黨邪正失所進退無據誠國體所宜深惜臣謂宜與周顛載若思等同例尚書令郗鑒議曰夫褒貶臧否宜令體明例通今周戴以死節復位周札以開門同例事異賞均意所疑惑如司徒議謂往年之事自有識以上皆與札不異此爲邪正坦然有在昔宋文失禮華樂荷不臣之罰齊靈孽孽高厚有從昏之戮以古况今譙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責何加贈復位之有乎今據已顯復則札宜貶責明矣導重議曰省令君議必札之開門與譙王周戴異今札開門直出風言竟實事邪使以風言定褒貶

意莫若原情考徵也。論者謂札知隗協亂政，信敦匡救，苟匡救信姦佞，除卽所謂流四凶族以隆人主，魏巍之功耳。如此札所以忠於社稷也。後敦悖謬，出所不圖，札亦闔門不同，以此滅族，是其死於爲義也。夫信敦當時之匡救，不圖將來之大逆惡隗協之亂政，不失爲臣之貞節者，于時朝士豈惟周札邪？若盡謂不忠懼有誣乎？燕王周戴各以死衛國，斯亦人臣之節也。但所見有同異，然期之於必忠，故宜申明耳。卽如今君議宋華齊高，其在隗協矣。昔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若以死爲賢，則管仲當貶，若以不死

爲賢，則召忽死爲失。先典何以兩通之？明爲忠之情同也。死雖是忠之一目，亦不必爲忠皆當死也。漢祖遺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違命天下共誅之。後呂后王諸呂，周勃從之，王陵廷爭，可不謂忠乎？周勃誅呂尊文，安漢社稷，忠莫尚焉。則王陵又何足言而前史兩爲美談？固知死與不死爭與不爭，苟原情盡意，不可定於一槩也。且札闔棺定謚，違逆黨順受戮，凶邪不負忠義明矣。鑒又駁不同而朝廷竟從導議，追贈札衛尉，遣使者祠以少牢，札長子澹太宰府掾，次子稚察孝廉不行。

筵卓犖有才幹拜征虜將軍吳興太守遷黃門侍郎
徐馥之役筵族兄續亦聚衆應之元帝議欲討之王
導以爲兵少則不足制寇多遣則根本空虛黃門侍
郎周筵忠烈至到爲一郡所敬意謂直遣筵足能殺
續於是詔以力士百人給筵使輕騎還陽羨筵卽日
取道晝夜兼行旣至郡將入遇續於門筵謂續曰宜
與君共詣孔府君有所論續不肯入筵逼牽與俱坐
定筵謂太守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坐續衣裏帶
小刀便操刃逼筵筵叱郡傳教吳會何不舉手曾有
膽方便以刀環筵續殺之筵因欲誅總札拒不許委
罪於從兄邵誅之筵不歸家省母遂長驅而去母狼
狽追之其忠公如此遷太子右衛率及王敦作難加
冠軍將軍都督會稽吳興義興晉陵東陽軍事率水
軍三千人討沈充未發而王師敗績筵聞札開城納
敦憤咤慷慨形于辭色尋遇害敦平後與札同被復
官初筵於姑孰立屋五間而六梁一時躍出墮地衡
獨立柱頭零節之上甚危雖以人功不能然也後竟
覆族筵弟縉少無行檢嘗在建康烏衣道中逢孔氏
婢時與同寮二人共載便令左右捉婢上車其彊暴
若此

周訪

子撫
子燿

撫子楚
第光

楚子瓊
子仲孫

周訪字士達本汝南安成人也漢末避地江南至訪四世吳平因家廬江尋陽焉祖纂吳威遠將軍父敏左中郎將訪少沉毅謙而能讓果於斷割周窮振乏家無餘財為縣功曹時陶侃為散吏訪薦為主簿相與結友以女妻侃子瞻訪察孝廉除郎中上甲令皆不之官鄉人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及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於帝帝不之罪尋以為揚烈將軍領兵三千二百屯尋陽鄂陵與甘卓趙誘討華軼所統鴈武將軍丁乾與軼所統武昌太守馮逸交通訪收斬之逸來攻訪訪率眾擊破之逸遁保柴桑訪乘勝進討軼追其黨王約傅札等萬餘人助逸大戰於湓口約等又敗訪與甘卓等會於彭澤與軼水軍將朱矩等戰又敗之軼將周廣燒城以應訪軼眾潰訪執軼斬之遂平江州帝以訪為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加鼓吹曲蓋復命訪與諸軍共征杜弼弼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作長岐棧以距之桔槔不得為害而賊從青草湖密抄官軍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敦

千二百屯尋陽鄂陵與甘卓趙誘討華軼所統鴈武將軍丁乾與軼所統武昌太守馮逸交通訪收斬之逸來攻訪訪率眾擊破之逸遁保柴桑訪乘勝進討軼追其黨王約傅札等萬餘人助逸大戰於湓口約等又敗訪與甘卓等會於彭澤與軼水軍將朱矩等戰又敗之軼將周廣燒城以應訪軼眾潰訪執軼斬之遂平江州帝以訪為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加鼓吹曲蓋復命訪與諸軍共征杜弼弼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作長岐棧以距之桔槔不得為害而賊從青草湖密抄官軍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敦

時鎮湓口遣督護繆玼李恒受訪節度共擊彥玼於
豫章石頭與彥交戰彥軍退走訪率帳下將李午等
追彥破之臨陣斬彥時訪爲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
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
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
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
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
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人宜促渡水北旣渡斷橋訖
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遂歸湘州訪復以舟師
造湘城軍達富口而破遣杜弘出海昏時湓口騷動

訪步上桑偷渡與賊戰斬首數百賊退保廬陵訪
追擊敗之賊嬰城自守尋而軍糧爲賊所掠退住巴
丘糧廩旣至復圍弘於廬陵弘大擲寶物於城外軍
人競拾之弘因陣亂突圍而出訪率軍追之獲鞍馬
鎧杖不可勝數弘入南康太守將率兵逆擊又破之
奔于臨賀帝又進訪龍驤將軍王敦表爲豫章太守
加征討都督賜爵尋陽縣侯時梁州刺史張光卒愍
帝以侍中第五猗爲征南大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
出自武關賊率杜魯摯瞻胡混等並迎猗奉之聚兵
數萬破陶侃於石城攻平南將軍荀崧於宛不尅引

兵向江陵王敦以從弟廙為荊州刺史令督護征虜將軍趙誘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等討會而大敗於女觀湖誘軌並遇害會遂逐廙徑造沔口大為寇害威震江沔元帝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沔陽會等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會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會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

有疑其掌
之趣

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會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會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尅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會等走固武當訪以功遷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屯襄陽訪謂其僚佐曰昔城濮之役晉又以得臣不死而有憂色今不斬會禍難未已於是出其不意又擊破之會遁走訪部將蘇溫收會詣軍并獲第五猗胡混摯曠等送於王敦又白敦說猗

通於曾不宜殺敦不從而斬之進位安南將軍持節
都督刺史如故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曾當
相論爲荊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至王廙去職詔以
訪爲荊州敦以訪名將勲業隆重有疑色其從事中
郎郭舒說敦曰郢州雖遇寇難荒弊實爲用武之國
若以假人將有尾夫之患公宜自領訪爲梁州足矣
敦從之訪大怒敦手書營釋并遺玉環玉腕以申厚
意訪投腕于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陰欲圖之
旣在襄陽務農訓卒勤於採納守宰有缺輒補然後
言上敦患之而憚其彊不敢有異訪威風旣著遠近
悅服智勇過人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
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勲如此初無一言
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
重之訪練兵簡卒欲宣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慨
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聞敦有
不臣之心訪恒切齒敦雖懷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
爲非初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
二君皆位至方嶽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壽周當下壽
優劣更由年耳訪小侃一歲太興三年卒時年六十
一帝哭之甚慟詔贈征西將軍謚曰壯立碑於本郡

晉書列傳
卷二十八
二子撫光

撫字道和，彊毅有父風。而將御不及，元帝辟爲丞相掾。父喪去官，服闋襲爵除鷹揚將軍、武昌太守。王敦命爲從事中郎，與鄧嶽俱爲敦爪牙。甘卓遇害，敦以撫爲沔北諸軍事。南中郎將鎮沔中，及敦作逆，撫領二千人從之。敦敗，撫與嶽俱亡。走撫弟光，將資遺其兄而欲取嶽。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嶽至，撫出門遙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況他人乎？」嶽迴船而走。撫遂共嶽入陽蠻中，蠻酋向贊納之。初，嶽爲西陽欲伐諸

殺之，贊不聽，曰：「鄧府君窮來歸我，我何殺之由？是俱得免。」明年詔原敦黨，撫詣闕請罪，有詔禁錮之。咸和初，司徒王導以撫爲從事中郎，出爲寧遠將軍。江夏相蘇峻作逆，率所領從溫嶠討之。峻平，遷監沔北軍事。南中郎將鎮襄陽，石勒將郭敬率騎攻撫，撫不能守，率所領奔于武昌，坐免官。尋遷振威將軍，豫章太守，後代毋丘與監巴東諸軍事。益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尋進征虜將軍，加督寧州諸軍。永和初，桓溫征蜀，進撫督梁州之漢中。巴西梓潼陰平四郡軍事，鎮彭模。撫擊破蜀餘寇，隗文、鄧定等斬僞尚書僕射王

誓平南將軍王潤以功遷平西將軍隗文鄧定等復
反立范賢子賁爲帝初賢爲李雄國師以左道惑百
姓人多事之賁遂有衆一萬撫與龍驤將軍朱壽擊
破斬之以功進爵建城縣公征西督護蕭敬文作亂
殺征虜將軍楊謹據涪城自號益州牧桓溫使督護
鄧遐助撫討之不能拔引退溫又令梁州刺史司馬
勲等會撫伐之敬文固守自二月至于八月乃出降
撫斬之傳首京師升平中進鎮西將軍在州三十餘
年興寧三年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襄子楚嗣

楚字元孫起家叅征西軍事從父入蜀拜鷹揚將軍

捷爲太守父卒以楚監梁益二州假節襲爵建城公

世在梁益甚得物情時梁州刺史司馬勲作逆楚與
朱序討平之進冠軍將軍太和中蜀盜李金銀廣漢
妖賊李弘並聚衆爲寇僞稱李勢子當以聖道王年
號鳳皇又隴西人李高詐稱李雄子破涪城梁州刺
史楊亮失守楚遣其子討平之是歲楚卒謚曰定子

瓊嗣

瓊勁烈有將略歷數郡代楊亮爲梁州刺史建武將
軍領西戎校尉初氐人竇衝求降朝廷以爲東羌校
尉後衝反欲入漢川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勲等

謀納衝瓊密知之收劍勲等斬之尋卒子虓嗣

虓字孟威少有節操州召爲祭酒後歷位至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寧康初符堅將楊安寇梓潼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爲堅將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于安堅欲以爲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况郎在乎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爲氏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整堅因謂虓曰晉家元會何如此虓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譬猶犬羊相羣何敢比天子及呂光征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虓曰朕衆力何如虓曰戎夷已來未之有也堅黨以虓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虓乃密書與桓冲說賊姦計太元三年虓潛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堅引虓問其狀虓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膝身吞炭不忘忠節况虓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矣遂撻之徙于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絜已於後吉祖冲不食而死皆忠臣也

晉書列傳卷之八十八
趙懿傳
懿竟以病卒於太原其子興迎致其喪冠軍將軍謝
玄親臨哭之因上疏曰臣聞旌善表功崇義明節所
以振揚聲教垂美來葉故西夷校尉梓潼太守周懿
執心忠烈厲節寇庭遂嬰禍荒裔癘冥泉壤臣每悲
其志以爲蘇武之賢不復過也前宣告并州訪求懿
喪并索其家負荷數千始得來至帥以資送還其舊
隴伏願聖朝追其至心表其殊節使負霜之志不墜
於地則榮慰存亡惠被幽顯矣孝武帝詔曰懿厲志
貞亮無愧古烈未及拔身奄隕厥命甄表義節國之
典也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賻錢二十萬布百疋又

瞻賜其家

光少有父風年十一見王敦敦謂曰貴郡未有將誰
可用者光曰明公不耻下問竊謂無復見勝敦笑以
爲寧遠將軍尋陽太守及敦舉兵光率千餘人赴之
旣至敦已死光未之知求見敦王應祕不言以疾告
光退曰令我遠來而不得見王公公其死乎遠見其
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衆並愕然其
夕衆散錢鳳走出至闔廬洲光捕鳳詣闕贖罪故得
不廢蘇峻作逆隨溫嶠力戰有功峻平賜爵曲江男
卒官子仲孫興寧初督寧州軍事振武將軍寧州刺

史在州貪暴人不堪命桓溫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
威稱復除仲孫監益豫梁州之三郡寧康初楊安寇
蜀仲孫失守免官後徵爲光祿勳卒初陶侃微時丁
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
崗見一牛眠山汗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
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
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爲刺
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一年如其
所言云

史臣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卽君子背之卽小人周
子隱以所施之材負不羈之行比凶蛟猛獸縱毒鄉
間終能克已厲精朝聞夕改輕生重義狗國亡軀可
謂志節之士也宣佩奮茲忠勇屢殄妖氛威略冠於
本朝庸績書於王府旣而結憾朝宰潛構異圖忿不
思難斯爲隘矣終於憤恚豈不惜哉札筮等負僞逸
之材以雄豪自許始見疑於朝廷終獲戾於權右疆
弗如弱信有徵矣而札受委扞城乃開門揖盜去顧
效逆彼實有之後雖假手凶徒可謂罪人斯得朝廷
議加榮贈不其僭乎有晉之刑政陵夷用此道也周
訪器兼文武任在折衝戡定湘羅尅清江漢謀孫翼

子杖節擁旄西蜀仰其威風中興推為名將功成名立不亦美哉孟威陷迹虜廷抗辭偽主雖圖書所載何以加焉

贊曰平西果勁始邪末正勇足除殘忠能致命一佩懋功三定江東札雖啓敵筵實懷忠尋陽緯武擁持斧曰子曰孫重規疊矩孟威抗烈心存舊主

音義

搏音博驚音駑

子音駑子音駑

增音苦買音苦

慄音慄反音慄

儉音助庚音助

吃音吃陟音吃

反音翼麋音甄

堅音甄魁音許

反音許交音許

崗音古古音古

晉書列傳卷二十八

晉書列傳卷二十九

八王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維城唐虞以前憲章蓋闕夏殷以後遺跡可知然而玉帛會于塗山雖云萬國至於分疆胙土猶或未詳洎乎周室粲焉可觀封建親賢並為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贊其升平及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永逮王赧卽位天祿已終虛位無王三十餘載爰及暴秦并吞天下戒衰周之削弱忽帝業之遠圖謂王室之陵遲由諸侯之疆大於是罷侯

置守獨尊諸已。至乎子弟。並爲匹夫。惟欲肆虐陵威。莫顧謀孫翼子。枝葉微弱。宗祏孤危。內無社稷之臣。外闕藩維之助。陳項一呼。海內沸騰。隕身於望夷。繫頸於軹道。事不師古。二世而滅。漢祖勃興。爰革斯弊。於是分王子弟。列建功臣。錫之山川。誓以帶礪。然而矯枉過直。懲羹吹壑。土地封疆。踰越往古。始則韓彭。蒞醢。次乃吳楚。稱亂。然雖克滅。權偏猶足。維翰王畿。洎成哀之後。戚藩陵替。君臣乘茲間隙。竊位偷安。光武雄略。緯天慷慨。下國遂能除兇。靜亂復禹。配天休祉。咸於兩京。鼎祚隆於四百。宗支繼絕之力。可得而言。魏武忘經國之宏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立錐之地。子弟君不使之。人徒分茅社。遺傳虛爵。本根無所庇廕。遂乃三葉而亡。有晉思改覆車。復隆盤石。或出擁旄節。蒞嶽牧之榮。入踐台階。居端揆之重。然而付托失所。授任乖方。政令不恒。賞罰斯濫。或有才而不任。或無罪而見誅。朝爲伊周。夕爲莽卓。機權失於上。橫亂作於下。楚趙諸王。相仍構釁。徒興晉陽之甲。竟匪勤王之師。始則爲身擇利。利未加而害及。初適無心憂國。國非憂而奚拯。遂使昭陽興廢。有甚奕基。乘輿幽繫。更同羑里。胡羯陵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

夫爲國之有藩屏。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實相資。舟楫且完。波濤不足稱其險。藩屏式固。禍亂何以成其階。向使八王之中。一藩繫賴。如梁王之禦大敵。若朱虛之除大憝。則外寇焉敢憑陵。內難奚由竊發。縱令天子暗劣。禹臣奢放。雖或顛沛。未至土崩。何以言之。琅邪警彼諸王。權輕衆寡。度長絜大。不可同年。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存重宗社。百有餘年。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罔之輩。河間東海之徒。家國俱亡。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論之。總爲其傳云耳。

汝南王亮

子粹

矩

業

宗

熙

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警。有才用。仕魏爲散騎侍郎。萬歲亭侯。拜東中郎將。進封廣陽鄉侯。討諸葛誕於壽春。失利。免官。頃之。拜左將軍。加散騎常侍。假節出監豫州諸軍事。五等建。改封祁陽伯。轉鎮西將軍。武帝踐阼。封扶風郡王。邑萬戶。置騎司馬。增參軍掾屬。持節都督關中。雍涼諸軍事。會秦州刺史胡烈爲羌虜所害。亮遣將軍劉旂騎督敬琰赴救。不進。坐是貶爲平西將軍。旂當斬。亮與軍司

曹罔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旂死詔曰高平
困急計城中及旂足以相拔就不能徑至尚當深進
今奔突有投而坐視覆敗故加旂大戮今若罪不在
旂當有所在有司又奏免亮官削爵土詔惟免官項
之拜撫軍將軍是歲吳將步闡來降假亮節都督諸
軍事以納之尋加侍中之服咸寧初以扶風池陽四
千一百戶爲太妃伏氏湯沐邑置家令丞僕後改食
南郡枝江太妃嘗有小疾祓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
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曰伏
妃可謂富貴矣其年進號衛將軍加侍中時宗室殷

盛無相統攝乃以亮爲宗師本官如故使訓導觀察
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事聞奏三年徙
封汝南出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開府假
節之國給追鋒車阜輪犢車錢五十萬頃之徵亮爲
侍中撫軍大將軍領後軍將軍統冠軍步兵射聲長
水等營給兵五百人騎百匹遷大尉錄尚書事領太
子太傅侍中如故及武帝寢疾爲楊駿所排乃以亮
爲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出鎮
許昌加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封子羨爲西陽公未發
帝大漸詔畱亮委以後事楊駿聞之從中書監華廙

索詔視遂不還帝崩亮懼駿疑已辭疾不入於大司馬門外叙哀而已表求過塋駿欲討亮亮知之問計於廷尉何勗勗曰今朝廷皆歸心於公公何不討人而懼爲人所討或說亮率所領入廢駿亮不能用夜馳赴許昌故得免及駿誅詔曰大司馬汝南王亮體道冲粹通識政理宣翼之績顯於本朝二南之風流于方夏將憑遠猷以康王化其以亮爲太宰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增掾屬十人給千兵百騎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亮論賞誅楊駿之功過差欲以苟悅衆心由是失望楚王瑋有勲而好立威亮憚之

嘗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與積弩將軍李肇夜以兵圍之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距之亮不聽俄然楚兵登牆而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若有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促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又如林猶可盡力距戰又弗聽遂爲肇所執而歎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何無道枉殺不辜是時大熱兵人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爲之交扇將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匹遂爲亂兵所害投于北門之壁鬢髮

耳鼻皆悉毀焉及瑋誅追復亮爵位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百萬布絹三百匹喪葬之禮如安平獻王孚故事廟設軒懸之樂有五子粹矩羨宗熙粹字茂弘早卒

矩字延明拜世子爲屯騎校尉與父亮同被害追贈典軍將軍謚懷王子祐立是爲威王

祐字永猷永安中從惠帝北征帝遷長安祐反國及帝還洛以征南兵八百人給之特置四部牙門永興初率衆依東海王越討劉喬有功拜揚武將軍以江夏雲社益封并前二萬五千戶越征汲桑表畱祐領

兵三千守許昌加鼓吹麾旗越還祐歸國永嘉末以寇賊克斥遂南渡江元帝命爲軍諮祭酒建武初爲鎮軍將軍太興末領左軍將軍太寧中進號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咸和元年薨贈侍中特進子恭王統立以南頓王宗謀反被廢其後成帝哀亮一門殄絕詔統復封累遷祕書監侍中薨追贈光祿勳子義立官至散騎常侍薨子遵之立義熙初梁州刺史劉稚謀反稚遵之爲主事泄伏誅第楷之子蓮扶立宋受禪國除

羨字延年太康末封西陽縣公拜散騎常侍亮之被

也美時年八歲鎮南將軍裴楷與之親姻竊之以
逃一夜入遷故得免及瑋誅進爵爲王歷步兵校尉
左軍驍騎將軍元康初進封郡王永興初拜侍中以
長沙王又黨廢爲庶人惠帝還洛復美封爲撫軍將
軍又以汝南期思西陵益其國永嘉初拜鎮軍將軍
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復以邾靳春益之并前三
萬五千餘人隨東海王越東出鄆城遂南渡江元帝承
制更拜撫軍大將軍開府給千兵百騎詔與南頓王
宗統流人以實中州江西荒梗復還及元帝踐阼進
位侍中太保以美屬尊元會特爲設牀太興初錄尚

書事尋領大宗師加羽葆斧鉞班劍六十人進位太
宰及王敦平領太尉明帝卽位以美宗室元老特爲
之拜美放縱兵士劫鈔所司奏免美官詔不問及帝
寢疾美與王導同受顧命輔成帝時帝幼冲詔美依
安平獻王孚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迎拜咸和初
坐第南頓王宗免官降爲戈陽縣王及蘇峻作亂美
詣峻稱述其勲峻大悅矯詔復美爵位峻平賜死世
子播播第克及息崧並伏誅國除咸康初復其屬籍
以美孫珉爲奉車都尉奉朝請

宗守廷祚元康中封南頓縣侯尋進爵爲公討劉喬

有功進封王增邑五千并前萬戶爲征虜將軍與兄
兼俱過江元帝承制拜散騎常侍愨帝之在西都以
宗爲平東將軍元帝卽位拜撫軍將軍領左將軍明
帝踐阼加長水校尉轉左衛將軍與虞胤俱爲帝所
昵委以禁旅宗與王導更亮志趣不同連結輕俠以
爲腹心導亮並以爲言帝以宗戚屬每容之及帝疾
篤宗胤密謀爲亂亮排闥入升御牀流涕言之帝始
悟轉爲驃騎將軍胤爲大宗正宗遂怨望形於辭色
咸和初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庾亮使右衛將軍
趙胤收之宗以兵距戰爲胤所殺貶其族爲馬氏徙
妻子于晉安旣而原之三子綽超演廢爲庶人咸康
中復其屬籍綽爲奉車都尉奉朝請
熙初封汝陽公討劉喬有功進爵爲王永嘉末沒於
石勒

楚隱王瑋

楚隱王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王歷屯
騎校尉太康末徙封於楚出之國都督荊州諸軍事
平南將軍轉鎮南將軍武帝崩入爲衛將軍領北軍
中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
瑋少年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衛

璿以瑋性狼戾不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並薄於行爲瑋所昵璿等惡其爲人慮致禍亂將收盛盛知之遂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璿於賈后而后不之察使惠帝爲詔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宮諸門廢二公夜使黃門齋以授瑋瑋欲復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乃止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手令告諸軍曰天禍晉室凶亂相仍問者楊駿之難實賴諸君剋平禍亂而二公潛圖不軌欲廢陛下以絕武帝之祀今輒奉詔免二公官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率領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天所福也懸賞開封以待忠效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又矯詔使亮璿上太宰太保印綬侍中貂蟬之國官屬皆罷遣之又矯詔赦亮璿官屬曰二公潛謀欲危社稷今免還第官屬以下一無所問若不奉詔使軍法從事能率所領先出降者封侯受賞朕不食言遂收亮璿殺之岐盛說瑋可因兵勢誅賈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齋騶虞幡麾衆曰楚王

矯詔衆皆釋杖而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
爲惟一奴年十四駕牛車將赴秦王東帝遣謁者詔
瑋還營執之於武賁署遂下廷尉詔以瑋矯制害二
公父子又欲誅滅朝臣謀圖不軌遂斬之時年二十
一其日天風雷雨礚礚詔曰周公決二叔之誅漢武
斷昭平之獄所不得已者廷尉奏瑋已伏法情用悲
痛吾當發哀瑋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
刑尚書劉頌曰受詔而行謂爲社稷今更爲罪託體
先帝受枉如此幸見申列頌亦歔歔不能仰視公孫
宏岐盛並夷三族瑋性開濟好施能得衆心及此莫
不隕淚百姓爲之立祠賈后先惡確亮又忌瑋故以
計相次誅之永寧元年追贈驃騎將軍封其子範爲
襄陽王拜散騎常侍後爲石勒所害

趙王倫

趙王倫字子彞宣帝第九子也母曰柏夫人魏嘉平
初封安樂亭侯五等建改封東安子拜諫議大夫武
帝受禪封琅邪郡王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
御裘廷尉杜友正緝棄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
爵重屬親不可坐諫議大夫劉毅駁曰王法賞罰不
阿貴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表非常

藏不語吏與緝同罪當以親貴議減不得闕而不論
宜自於一時法中如友所正帝是毅駁然以倫親親
故下詔赦之及之國行東中郎將宣威將軍咸寧中
改封於趙遷平北將軍督鄴城守事進安北將軍元
康初遷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倫刑賞失
中氏羌反叛徵還京師尋拜車騎將軍太子太傅深
交賈郭誦事中宮大爲賈后所親信求錄尚書張華
裴頠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華頠復不許愍懷太子
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
督許超並嘗給事東宮二人傷太子無罪與殿中甲
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頠不可移難與圖
權倫執兵之要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倫嬖人孫
秀田中宮凶妒無道與賈謐等共廢太子今國無嫡
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
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
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
張林及省事張衡殿中侍御史殷渾右衛司馬督路
始使爲內應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明若還東宮將
與賢人圖政量已必不得志乃更說倫曰太子爲人
剛猛不可私請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爲賈氏

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含宿怒必不加賞
於明公矣當謂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
以速禍也今且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爲
太子報讐亦足以立功豈徒免禍而已倫從之秀乃
微泄其謀使謫黨頗聞之倫秀因勸謚等早害太子
以絕衆望太子既遇害倫秀之謀益甚而超雅懼後
難欲悔其謀乃辭疾秀復告右衛飲飛督閭和和從
之期四月三日景夜一籌以鼓聲爲應至期乃矯詔
勅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謚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
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
於是衆皆從之倫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
軍校尉齊王罔將三部司馬百人排闥而入華林令
駱休爲內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爲庶人幽之于
建始殿收吳太妃趙粲及韓壽妻賈午等付暴室考
竟詔尚書以廢后事仍收捕賈謚等召中書監侍中
黃門侍郎八坐皆夜入殿執張華裴頠解結杜斌等
於殿前殺之尚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景露版奏請手
詔倫等以爲沮衆斬之以徇明日倫坐端門屯兵北
向遣尚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于金墉誅趙粲叔父
中護軍趙浚及散騎侍郎韓豫等內外群官多所黜

晉書列傳 卷二十九
免倫尋矯詔自爲使持節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相
國侍中王如故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置左右長史司
馬從事中郎四人叅軍十人掾屬二十人兵萬人以
其世子散騎常侍秀領冗從僕射子馥前將軍封濟
陽王虔黃門郎封汝陰王詡散騎侍郎封霸城侯孫
秀等封皆六郡並操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
官總已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之
威權振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起自琅
邪外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
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司隸從事游顥與殷渾有
隙渾誘顥奴晉興僞告顥有異志秀不詳察卽收顥
及襄陽中正李邁殺之厚待晉興以爲已部曲督前
衛尉石崇黃門郎潘岳皆與秀有嫌並見誅於是京
邑君子不樂其生矣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倫秀驕僭
內懷不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冏鎮許奪允護軍允
發憤起兵討倫允旣敗滅倫加九錫增封五萬戶倫
僞爲飾讓詔遣百官詣府敦勸侍中宣詔然後受之
加秀撫軍將軍領中軍將軍馭鎮軍將軍領護軍將
軍虔中軍將軍領右衛將軍詡爲侍中又以孫秀爲
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張林等並居顯

要增相府兵爲二萬人與宿衛同又隱匿兵士衆過
三萬起東宮三門四角華櫓斷宮東西道爲外徼或
謂秀曰散騎常侍楊準黃門侍郎劉逵欲奉梁王彤
以誅倫會有星變乃徙彤爲丞相居司徒府轉準逵
爲外官倫無學不知書秀亦以狡黠小才貪滯昧利
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畧羣
淺薄鄙陋穢度鬪狼彊戾詭愚靡輕詆而各乖異互
相憎毀秀子會年二十爲射聲校尉尚帝女河東公
主公主母喪未期便納聘禮會形貌短陋奴僕之下
者初與富室兒於城西販馬百姓忽聞其尚主莫不
駭愕倫秀並惑巫鬼聽妖邪之說秀使牙門趙奉詐
爲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又言宣帝於北芒爲趙
王佐助於是別立宣帝廟於芒山謂逆謀可成以太
子詹事裴邵左軍將軍卞粹等二十人爲從事中郎
掾屬又二十人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散騎常
侍義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讓之詔使使
持節尚書令滿奮僕射崔隨爲副奉皇帝璽綬以禪
位于倫倫僞讓不受於是宗室諸王群公卿士咸假
稱符瑞天文以勸進倫乃許之左衛王興與前軍司
馬稚等率甲士入殿警諭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皆莫

敢違其夜使張林等屯守諸門義陽王威及駱休等
逼奪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內外百官以乘輿法駕迎
倫惠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
墉城尚書和嶷兼侍中散騎常侍琅邪王脩中書侍
郎陸機從到城下而反使張衡衛帝實幽之也倫從
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滿奮崔隨樂廣進璽
綬於倫乃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始是歲賢良方正
直言秀才孝廉良將皆不試計吏及四方使命之在
京邑者太學生年十六以上及在學二十年皆署吏
郡縣二千石令長赦曰在職者皆封侯郡綱紀並為
孝廉縣綱紀為廉吏以世子恭為太子馥為侍中大
司農領護軍京兆王虔為侍中大將軍領軍廣平王
詡為侍中撫軍將軍霸城王孫秀為侍中中書監驃
騎將軍儀同三司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
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厮役
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貂不
足狗尾續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庫之儲不克
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恥服
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倫親祠太廟還遇大風飄
折麾蓋孫秀既立非常之事倫敬重焉秀住文帝為

相國時所居內府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倫之詔令。秀輒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爲詔。或朝行夕改者數四。百官轉易如流矣。時有雉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驅之更飛西鍾下。有頃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旦開視。尸如故。並失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爲妖焉。時齊王罔。河間王顥。成都王穎。並擁彊兵。各據一方。秀知罔等必有異圖。乃選親黨及倫故吏爲三王參佐及郡守。秀本與張林有隙。雖外相推崇。內實忌之。及林爲衛將軍。深怨不得開府。潛與琴牋具說秀專權動違衆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一時誅之。琴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誅林。倫從之。於是倫請宗室會於華林園。召林秀及王與入。因收林殺之。誅三族。及三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遣其中堅孫輔爲上軍將軍。積弩李嚴爲折衝將軍。率兵七千。自延壽關出。征虜張泓。左軍蔡璜。前軍閻和等。率九千人。自堽坂關出。鎮軍司馬雅。揚威莫原等。率八千人。自阜關出。召東平王琳爲使持節衛將軍都督諸軍。以距義師。使楊珍晝夜詣宣帝別廟祈請。輒言宣帝謝。

晉書列傳卷二十九
陛下某日當破賊拜道士胡沃爲太平將軍以招福
佑秀家目爲淫祀作厭勝之文使巫祝選擇戰日又
令近親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神仙書述
倫祚長久以惑衆秀欲遣馥虔領兵助諸軍戰馥虔
不肯虔素親愛劉輿秀乃使輿說虔虔然後率衆八
千爲三軍繼援而泓雅等連戰雖勝義軍散而輒合
雅等不得前許超等與成都王穎軍戰于黃橋殺傷
萬餘人泓徑造陽翟又於城南破齊王冏輜重殺數
千人遂據城保邸閣而冏軍已在穎陰去陽翟四十
里冏分軍渡潁攻泓等不利泓乘勝至于潁上夜臨
潁而陣冏縱輕兵擊之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
亂徑歸洛自首輔建之悉也不知諸軍督尚存乃云
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倫大喜乃復遣超而虔還已
超還會泓敗冏露布至倫大喜乃復遣超而虔還已
至庾倉超還濟河將士疑阻銳氣內挫泓等悉其諸
軍濟潁進攻冏營冏出兵擊其別率孫髦司馬譚孫
輔皆破之士卒散歸洛陽泓等收衆還營秀等知三
方日急詐傳破冏營執得冏以誑惑其衆令百官皆
賀而士猗伏胤孫會皆杖節各不相從倫復授太子
詹事劉琨節督河北將軍率步騎千人摧諸軍戰會

與義軍戰于激水大敗退保河上劉琨燒斷河橋
自義兵之起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以謝天下秀知
衆怒難犯不敢出省及聞河北軍悉敗憂懣不知所
爲義陽王威勸秀至尚書省與八坐議征戰之備秀
從之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皆詣司隸
從倫出戰內外諸軍悉欲劫殺秀威懼自崇禮闈走
還下舍許超士猗孫會等軍旣並還乃與秀謀或欲
收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宮室誅殺不附已者挾倫南
就孫旂孟觀等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王與反
之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勅宮中兵各守衛
諸門三部司馬爲應於內與自往攻秀秀閉中書南
門與放兵登牆燒屋秀及超猗遽走左衛將軍趙
泉斬秀等以狗收孫奇於右衛營付廷尉誅之執前
將軍謝悛黃門令駱休司馬督王潛皆於殿中斬之
三部司馬兵於宣化閣中斬孫弼以狗時司馬馥在
秀坐輿使將士囚之于散騎省以大戟守省閣入坐
皆入殿中坐東除樹下王與屯雲龍門使倫爲詔曰
吾爲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今尸示秀其迎太上復
位吾歸老于農畝傳詔以騶虞幡勅將士解兵文武
官皆奔走莫敢有居者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

考皆還汶陽里第。於是甲士數千迎天子于金墉。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御廣室，送倫及羣等付金墉城。初，秀懼西軍至，復召虔還是日宿九曲。詔遣使者免虔官，虔懼棄軍將數十人歸于汶陽里。梁王彤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百官會議于朝堂，皆如彤表。還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孫秀誤我。」於是收羣、馥、虔，詔付廷尉獄。考竟馥臨死，謂虔曰：「坐爾破家也。」百官是倫所用者皆斥免之。臺省府衛僅有存者，自兵興六十餘日，戰所殺害僅十萬人。凡與倫爲逆，豫謀大事者，張林爲秀所殺，許超、士猗、孫弼、謝恢、殷渾與秀爲王與所誅。張衡、閭和、孫髦、高越、自陽翟還伏胤戰敗，還洛陽，皆斬于東市。蔡璜自陽翟降齊王冏，還洛自殺。王與以功免誅，後與東萊王蕤謀殺冏，又伏法。

齊王冏

齊武閔王冏，字景治，獻王攸之子也。少稱仁惠，好振施。有父風，初攸有疾，武帝不信，遣太醫診候，皆言無病。及攸薨，帝往臨喪，冏號踊，訴父病爲醫所誣，詔卽誅醫。由是見稱，遂得爲嗣。元康中，拜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翊軍校尉。趙王倫密與相結，廢賈后，以功轉

游擊將軍冏以位不懋意有恨色孫秀微覺之且憚其在內出爲平東將軍假節鎮許昌倫篡遷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欲以寵安之冏因衆心怨望潛與離狐王盛潁川王處穆謀起兵誅倫倫遣腹心張烏覲之烏反曰齊無異志冏既有成謀未發恐事泄乃與軍司管襲殺穆送首於倫以安其意謀定乃收襲殺之遂與豫州刺史何勗龍驤將軍董艾等起軍遣使告成都河間常山新野四王移檄天下征鎮州郡縣國咸使聞知楊州刺史郗隆承檄猶豫未決叅軍王邃斬之送首于冏冏屯軍陽翟倫遣其將閻和張泓孫輔出堦坂與冏交戰冏軍失利堅壘自守成都軍破倫衆於黃橋冏乃出軍攻和等大破之及王輿廢倫惠帝反正冏誅討賊黨旣畢率衆入洛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於京都天子就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冏於是輔政居攸故宮置掾屬四十人大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門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鑿千秋門墻以通西閣後房施鍾懸前庭舞八佾沉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勅三臺選舉不均惟寵親昵以車騎將軍何勗領中

領軍封葛煥爲牟平公。路秀、小黃公、衛毅、陰平公、劉
真安、鄉公、韓泰封丘公。號曰五公。委以心膂。殿中御
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冏府。卽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
海內失望矣。南陽處士鄭方露版極諫。主簿王豹屢
有箴規。冏並不能用。遂奏豹殺之。有白頭公入大司
馬府。大呼言有兵起。不出。甲子旬。卽收殺之。冏驕恣
日甚。終無悛志。前賊曹屬孫惠復上諫曰。惠聞天下
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捐宗廟之主。忽千
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一難也。奮三百之卒。
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衆。致英豪之士。此二難也。舍
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黷塵之慘。同將士之勞。此
三難也。驅烏合之衆。當凶彊之敵。任神武之畧。無疑
阻之懼。此四難也。檄六合之內。著盟信之誓。升幽宮
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
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其五
難。而不以爲難。遺其不可。而謂之爲可。惠竊所不安
也。自永熙以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惟戮是聞。公族
構篡奪之禍。骨肉遭梟夷之刑。群王被囚檻之困。妃
主有離絕之哀。歷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之亂。未有
今日之甚者也。良史書過後嗣。何觀天下所以不去

於晉符命長存於世者。至無嚴虐之暴。朝無酷烈之政。武帝餘恩。獻王遺愛。聖慈惠和。尚經人心。四海所係。實在於茲。今明公建不世之義。而未爲不世之讓。天下感之。思求所悟。長沙成都。魯衛之密國之親親。與明公計功受賞。尚不自先。今公宜放桓文之勲。邁臧札之風。芻狗萬物。不仁其化。崇親推近。功遂身退。委萬機於二王。命方嶽於群后。耀義讓之旗。鳴思歸之鑿。宅大齊之墟。振泱泱之風。垂拱青徐之域。高枕營丘之藩。金石不足以銘高。八音不足以贊美。姬文不得專聖於前。太伯不得獨賢於後。今明公忘亢極之悔。忽窮高之凶。棄五嶽之安。居累卵之危。外以權勢受疑。內以百揆損神。雖處高臺之上。逍遙重仞之墉。及其危亡之憂。過於穎翟之慮。群下竦戰。莫之敢言。惠以衰亡之餘。遭陽九之運。甘矢石之禍。赴大王之義。脫褐冠冑。從戎于許。契鬪戰陣。功無可記。當隨風塵。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存南郢。樂毅適趙。志戀北燕。况惠受恩。偏蒙識養。雖復鬻違。情隆二臣。是以披露血誠。冒昧干迕。言入身戮。義讓功舉。退就鉄鎖。此惠之死賢於生也。罔不納。亦不加罪。翊軍校尉李含奔于長安。詐云受密詔。使河間王顓誅罔。因導以

利謀顯從之上表曰王室多故禍難罔已大司馬罔
離唱義有興復皇位之功而定都邑克寧社稷實成
都王之勲力也而罔不能固守臣節實協異望在許
昌營有東西掖門官置治書侍御史長史司馬直立
左右如侍臣之儀京賦大清纂逆誅夷而率百萬之
衆來繞洛城阻兵徑年不一朝覲百官拜伏晏然南
面環樂官市署用自增廣輒取武庫秘杖嚴列不解
故東萊王黷知其逆節表陳事狀而見誣陷加罪黜
徒以樹私黨僭立官屬幸妻嬖妾名號比之中官沉
酒酒色不恤群黎董艾放縱無所畏忌中丞按奏而
取退免張偉惻惻擁停詔可葛煥小豎維持國命操
弄王爵貨賂公行群姦聚黨擅斷殺生密署腹心實
爲貨謀斥罪忠良伺闖神器臣受重任蕃衛方獄見
罔所行實懷激憤卽日翊軍校尉李含乘驛密室宣
騰詔旨臣伏讀感切五情若灼春秋之義君親無將
罔擁疆兵樹置私黨權官要職莫非腹心雖復重責
之誅恐不義服今輒勒兵精卒十萬與州征並協忠
義共會洛陽驃騎將軍長沙王又同奮忠誠廢罔還
第有不順命軍法從事成都王頽明德茂親功高勲
重往歲去就允合衆望宜爲宰輔代罔阿衡之任顯

表既至，罔大懼。會百僚曰：昔孫秀作逆，篡逼帝王，社稷傾覆，莫能禦難。孤糾合義衆，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今日聽信讒言，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耳。司徒王戎司空東海王越說罔委權崇讓，罔從事中郎葛旆怒曰：趙庶人聽任孫秀，移天易日，當助喋喋，莫敢先唱。公蒙犯矢石，躬貫甲冑，攻圍陷陣，得濟今日計功行封事，殷未徧，三臺納言，不恤王事，賞報稽緩，責不在府。讒言僭逆，當共誅討，虛承僞書，令公就第。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無不失色。長沙王又徑入宮，發兵攻罔府。罔遣董艾陳兵宮西。又遣宋洪等放火燒諸觀閣，慶千秋神武門。罔令黃門令王湖悉盜騶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又稱大司馬謀反。助者誅五族。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群臣救火，死者相枕。明日罔敗，又擒罔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又叱左右促牽出。罔猶再顧，遂斬於閭闔門外。狗首六軍，諸黨屬皆夷三族。幽其子准陵王超，樂安王冰，濟陽王英，于金墉。暴罔尸於西明亭。三日而莫敢收斂。罔故祿屬荀閻等表乞殯葬許之。初罔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

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時又謠曰着布袒腹爲齊持服俄而罔誅永興初詔以罔輕陷重刑前勲不宜堙沒乃赦其二子超冰英還第封超爲縣王以繼罔祀歷員外散騎常侍光熙初追冊罔曰咨故大司馬齊王罔王昔以宗藩穆胤紹世緒于東國作翰許京允鎮靜我王室誕率義徒同盟觸澤克成元勲大濟賴東朕用應嘉茂績謂篤爾勞俾式先典以疇茲顯懿廟土殊分跨兼吳楚崇禮備物寵侔蕭霍庶憑翼戴之重永隆邗家之望而恭德不建取侮二方有司過舉致王于戮古人有言曰用其法猶思其人况王功濟朕身勲存社稷追惟既往有悼於厥心哉今復王本封命嗣子還紹厥緒禮秩典度一如舊制使使持節大鴻臚卽墓賜策祠以太牢魂而有靈祇服朕命肆寧爾心嘉茲寵榮子超嗣爵永嘉中懷帝下詔重述罔唱義元勲還贈大司馬加侍中假節追謚及洛陽傾覆超兄弟皆沒于劉聰罔遂無後太元中詔以故南頓王宗子柔之襲封齊王紹攸罔之祀歷散騎常侍元興初會稽王道子將討桓玄詔柔之兼侍中以騶虞幡宣告江荆二州至姑孰爲玄前鋒所害贈光祿勳子建之立

宋受禪國除

鄭方者

鄭方者字子回慷慨有志節博涉史傳卓犖不常鄉閭有識者歎其奇而未能薦達及同輔政專恣方發憤步詣洛陽自稱荆楚逸民獻書於罔曰方聞聖明輔世夙夜祗懼泰而不驕所以長守貴也今太王安不慮危耽于酒色燕樂過度其失一也大王檄命當使天下穆如清風宗室骨肉永無纖介今則不然其失二也四夷交侵邊境不靜大王自以功業興隆不以爲念其失三也大王與義祥庶競赴天下雖寒人勞窮苦不聞大王振救之令其失四也又與義兵歃血而盟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自清泰已來論功未分此則食言其失五也大王建非常之功居宰相之任謗聲盈塗人懷忿怨方以狂愚冒死陳誠罔含忍答之云孤不能致五闕若無子則不聞其過矣未幾而敗焉

長沙王又

長沙厲王又字士度武帝第六子也太康十年受封拜員外散騎常侍及武帝崩又時年十五孺慕過禮會楚王瑋奔喪諸王皆近路迎之又獨至陵所號慟

以侯瑋拜步兵校尉及瑋之誅二公也又守東掖門
會騶虞幡出又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安
知其非瑋既誅又以同母貶爲常山王之國又身長
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
三王之舉義也又率國兵應之過趙國房子令距守
又殺之進軍爲成都後繼常山內史程恢將貳於又
又到鄴斬恢及其五子至洛拜撫軍大將軍領左軍
將軍頊之遷驃騎將軍開府復本國又見齊王冏漸
專權嘗與成都王穎俱拜陵因謂穎曰天下者先帝
之業也王宜維之時聞其言者皆憚之及河間王頊
將誅冏傳檄以又爲內主冏遣其將董艾襲又又將
左右百餘人手斫車轂露乘馳赴宮閉諸門奉天子
與冏相攻起火燒冏府連戰三日冏敗斬之并誅諸
黨與二千餘人頊本以又弱冏彊冀又爲冏所擒然
後以又爲籙宣告四方共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已
爲宰相專制天下既而又殺冏其計不果乃潛使侍
中馮蓀河南尹李含中書令卞粹等襲又又並誅之
頊遂與穎同伐京都穎遣刺客圖又時長沙國左常
侍王矩侍直見客色動遂殺之詔以又爲大都督以
距頊連戰自八月至十月朝議以又穎兄弟可以辭

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行太尉光祿勳石陋行司徒使說穎令與又分陝而居穎不從又因致書於穎曰先帝應乾撫運統攝四海勤身苦已克成帝業六合清泰慶流子孫孫秀作逆反易天常卿與義衆還復帝位齊王恃功肆行非法上無宰相之心下無忠臣之行遂其讒惡離逃骨肉王上怨傷尋已蕩除吾之與卿友于十人同產皇室受封外郤各不能聞敷王教經濟遠畧今卿復與太尉共起大衆阻兵百萬重圍宮城群臣同忿聊卽命將示宣國威未擬摧殄自投溝澗蕩平山谷死者日萬酷痛無罪豈國恩之不慈則用刑之有常卿所遣陸機不樂受卿節鉞將其所領私通國家想來逆者當前行一尺却行一丈卿宜還鎮以寧四海令宗族無羞子孫之福也如其不然念骨肉分裂之痛故復遣書穎復書曰文景受圖武皇乘運庶幾堯舜共康政道恩隆洪業本枝百世豈期骨肉豫禍后族專權楊賈縱毒齊趙內篡幸以誅夷而未靜息每憂王室心忤肝爛羊玄之皇甫商等恃寵作禍能不興慨於是征西羽檄四海雲應本謂仁兄同其所懷便當內擒商等收級遠送如何迷惑自爲戎首上矯君詔下離愛第推移輦轂妄動

兵威還任豺狼棄戮親善行惡求福如何自免前遣
陸機董督節鉞雖黃橋之退而溫南收勝一彼一此
未足增慶也今武士百萬良將銳猛要當與兄整頓
海內若能從太尉之命斬商等首投戈退讓自求多
福穎亦自歸鄴都與兄同之奉覽來告緬然慷慨慎
哉大兄深思進退也又前後破穎軍斬獲六七萬人
戰久糧乏城中大饑雖曰疲弊將士同心皆願效死
而又奉上之禮未有虧失張方以爲未可尅欲還長
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又送金墉
城又表曰陛下篤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
鑒諸王承謬率衆見責朝臣無正各慮私困收臣別
省送臣幽宮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枝黨欲盡
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寧亦家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志
無益於陛下耳殿中左右恨又功垂成而敗謀劫出
之更以距穎越懼難作欲遂誅又黃門郎潛潛勸越
密告張方方遣副將郅輔勒兵三千就金墉收又至
營炙而殺之又寃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爲之
垂涕時年二十八又將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故掾
劉祐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路人張方以
其義士不之問也初又執權之始洛下謠曰草木萌

牙殺長沙又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七日死如謠
言焉永嘉中懷帝以父子碩嗣拜散騎常侍後沒于
劉聰

成都王穎

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末受封邑
十萬戶後拜越騎校尉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賈謐
嘗與皇太子博爭道穎在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
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由此出穎為平北將軍
鎮鄴轉鎮北大將軍趙王倫之篡也進征北大將軍
加開府儀同三司及齊王冏舉義穎發兵應冏以鄴
令盧志為左長史頓丘太守鄭琰為右長史黃門郎
程牧為左司馬陽平太守和演為右司馬使兗州刺
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超等為前鋒羽
檄所及莫不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趙驤至黃橋
為倫將士猗許超所敗死者八千餘人士衆震駭穎
欲退保朝歌用盧志王彥策又使趙驤率衆八萬與
王彥俱進倫復遣孫會劉琨等率三萬人與猗超合
兵距驤等精甲耀日鐵騎前驅猗既戰勝有輕驤之
心未及溫十餘里復大戰猗等奔潰穎遂過河乘勝
長驅左將軍王輿殺孫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反正及

穎入京都誅倫使趙驥石超等助齊王罔攻張泓於陽翟泓等遂降罔始率衆入洛自以首建大謀遂擅威權穎營于太學及入朝天子親勞焉穎拜謝曰此大司馬臣罔之勲臣無預焉見訖卽辭出不復還營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罔別罔大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穎在車言別流涕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顏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至鄴詔遣兼太尉王粹加九錫殊禮進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加黃鉞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穎拜受徽號讓殊禮九錫表論與義功臣盧志和演董洪王彥趙驥等五人皆封開國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疆賊相持旣久百姓剝瘼饑餓凍餒宜急振救乞差發郡縣車一時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人盧志言於穎曰黃橋戰亡者有八千餘人旣經夏暑露骨中野可爲傷惻昔周王葬枯骨故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堙之况此等致死王事乎穎乃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爲衣服歛祭塋於黃橋北樹柵籬爲之塋域又立都祭堂刊石立碑紀其赴義之功使亡者之家四時祭祀有所仍表其門閭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河內溫縣埋藏趙

倫戰死士卒萬四千餘人。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器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及齊王冏驕侈，無禮，於是衆望歸之。詔遣侍中馮蓀、中書令卞粹喻穎入輔政，拜使受九錫。穎猶讓不拜，尋加太子太傅。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以此議久不決。出義募將士，既久，咸怨曠思歸，或有輒去者。乃題鄴城門云：「大軍解散，暫欲還請，且歸赴時務，昔以義來，今以義去，若復有意，更相語。」穎知不可留，因遣之。百姓乃安。及冏敗，穎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後，張昌擾亂荆土，穎拜表南征，所在響赴。既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冏時。穎方恣其欲，而憚長沙王又在內，遂與河間王顒表請誅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等檄又使就第，乃與顒將張方伐京都。以平原尚書陸機爲前鋒，都督前將軍假節穎次朝歌。每夜矛戟有光若火，其壘井中皆有龍象，進軍屯河南，阻清水爲壘，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沉之以繫橋，名曰石鼃。陸機戰敗，死者甚衆。機又爲孟玖所譖，穎收機斬之，夷其三族。語在機傳。於是進攻京城，時常山人王與合衆萬餘欲襲穎，會又被執。其黨斬輿降穎，既入京師，復旋鎮于鄴，增封二十郡。

晉書列傳 卷二十九
拜丞相河間王顥表穎宜爲儲副遂廢太子覃立穎
爲皇太弟丞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輿服御
皆遷于鄴表罷宿衛兵屬相府更以王宮宿衛僭侈
日甚有無君之心委任蓋玖等大失衆望永興初左
衛將軍陳眈殿中中郎逸苞或饒長沙故將上官
巳等奉大駕討穎馳檄四方赴者雲集軍次安陽衆
十餘萬鄴中震懼穎欲走其掾步熊有道術曰勿動
南軍必敗穎會其衆問計東安王繇乃曰天子親征
宜罷甲縞素出迎請罪司馬王混叅軍崔曠勸穎距
戰穎從之乃遣奮武將軍石超率衆五萬次于蕩陰

眈二弟匡規自鄴赴王師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
甚設備超衆奄出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
於帝側江右皆奔散乃棄天子於藁中超遂奉帝幸
鄴穎改元建武害東安王繇署置百官殺生自已立
郊於鄴南平北將軍王浚寧北將軍東羸公騰殺穎
所置幽州刺史和演穎徵浚浚屯冀州不進與騰及
烏丸羯朱襲穎候騎至鄴穎遣幽州刺史王斌及石
超李毅等距浚爲羯朱等所敗鄴中大震百寮奔走
士卒分散穎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天子與中書監盧
志單車而走五日至洛羯朱追至朝歌不及而還河

間王顥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救穎至洛方乃挾帝擁
穎及豫章王并高光盧志等歸于長安顥廢穎歸藩
以豫章王爲皇太弟穎旣廢河北思之鄴中故將公
師藩汲系等起兵以迎穎衆情翕然顥復拜穎鎮軍
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鎮鄴穎至洛而
東海王越率衆迎大駕所在峰起穎以北方盛強懼
不可進自洛陽奔關中值大駕還洛穎自華陰趨武
關出新野帝詔鎮南將軍劉弘南中郎將劉陶收捕
穎於是棄母妻單車與二子廬江王普中都王廓渡
河赴朝歌收合故將士數百人欲就公師藩頓丘大
守馮高執穎及普廓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而無他意
屬虓暴薨虓長史劉興見穎爲鄴都所服慮爲後患
秘不發喪僞令人爲臺使稱詔夜賜穎死穎謂守者
田徽曰范陽王亡乎徽曰不知穎曰卿年幾徽曰五
十穎曰知天命不徽曰不知穎曰我死之後天下安
乎不安乎我自放逐於今三年身體手足不見洗沐
取數斗湯來其二子號泣穎勅人將去乃散髮東首
臥命徽縊之時年二十八二子亦死鄴中哀之穎之
敗也官屬並奔散惟盧志隨從不怠論者稱之其後
汲系害東廡公騰稱爲穎報讐遂出穎棺載之於軍

漢書曰
得細瑣
要人

中每事啓靈以行軍令，桑敗棄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之，改葬于洛陽。懷帝加以縣王禮。穎死後數年，開封間有傳穎子年十餘歲，流離百姓家。東海王越遣人殺之。永嘉中立東萊王蕤子遵爲穎嗣，封華容縣王。後沒於賊國除。

河間王顥

河間王顥，字文載，安平獻王孚孫太原烈王瓌之子也。初襲父爵咸寧二年，就國。三年改封河間。少有清名，輕財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歎顥可以爲諸國儀表。元康初爲北中郎將監鄴城。九年代梁王彤爲平西將軍鎮關中石函之制，非親親不得都督關中。顥於諸王爲踈特，以賢舉。及趙王倫篡位，齊王冏謀討之前，安西參軍夏侯爽自稱侍御史在始平，合衆得數千人以應冏。遣信要顥，顥遣主簿房陽河間國人張方討擒爽及其黨十數人，於長安市腰斬之。及冏檄至，顥執冏使送之於倫。倫徵兵於顥，顥遣方率關右健將赴之。方至華陰，顥聞二王兵盛，乃加長史李含龍驤將軍領督護席遠等追方軍。廼以應二王。義兵至潼關而倫秀已誅，天子反正。含方各率衆還。及冏論功，雖怒顥初不同而終能濟義，進位侍中太

尉加三賜之禮後舍爲翊軍校尉與罔叅軍皇甫商
司馬趙驥等有憾遂奔顥詭稱受密詔伐罔因說利
害顥納之便發兵遣使邀成都王穎以舍爲都督率
諸軍屯陰盤前鋒次于新安去洛百二十里檄長沙
王又討罔及罔敗顥以舍爲河南尹使與馮蓀卞粹
等潛圖害又商知舍前矯妄及與顥陰謀冀以告又
又乃誅舍等顥聞舍死卽起兵以討商爲名使張方
爲都督領精卒七萬向洛方攻商商距戰而潰方遂
進攻西明門又率中軍左右衛擊之方衆大敗死者
五千餘人方初於駉水橋西爲營於是築壘數重外
引廩穀以足軍資又復從天子出攻方戰輒不利及
又死方還長安詔以顥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顥廢
皇太子覃立成都王穎爲太弟改年大赦左衛將軍
陳珍奉天子伐顥顥又遣方率兵二萬救鄴天子已
幸鄴方屯兵洛陽及王浚等伐穎穎挾天子歸洛陽
方將兵入殿中逼帝幸其壘掠府庫將焚宮廟以絕
衆心盧志諫乃止方又逼天子幸長安顥乃選置百
官改秦州爲定州及東海王越起兵徐州西迎大駕
關中大懼方謂顥曰方所領猶有十餘萬衆奉送大
駕還洛宮使成都王反鄴公自畱鎮關中方北討博

覆如此天下可小安無復舉手者頤慮事大難濟不
許乃假劉喬節進位鎮東大將軍遣成都王穎總統
樓襄王闡等諸軍據河橋以距越王浚遣督護劉根
祚三百騎至河上闡出戰爲根所殺穎頓軍張方故
壘范陽王虓遣鮮卑騎與平昌博陵衆襲河橋樓襄
西走追騎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初越以張方
劫遷車駕天下怨憤唱義與山東諸侯虓期奉迎先
遣說頤令送帝還都與頤分陝而居頤欲從之而方
不同及東軍大捷成都等敗頤乃令方親信將郅輔
夜斬方送首以示東軍尋變計更遣刁默守潼關乃

咎輔殺方又斬輔頤先遣將呂朗等據滎陽范陽王
虓司馬劉琨以方首示朗於是朗降時東軍旣盛破
刁默以入關頤懼又遣馬瞻郭偉於霸水禦之瞻等
戰敗散走頤乘單馬逃于太白山東軍入長安大駕
旋以太弟太保梁柳爲鎮西將軍守關中馬瞻等出
詣柳因共殺柳於城內瞻等與始平太守梁邁合從
迎頤於南山頤初不肯入府長安令蘇衆記室督朱
承勸頤表稱柳病卒輒知方事弘農太守裴廙秦國
內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等起義討頤斬馬瞻梁邁
等東海王越遣督護麋晃率國兵伐頤至鄭頤將牽

秀距晃晃斬秀并其二子義軍據有關中顛保城而已永嘉初詔書以顛爲司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將梁臣於新安雍谷車上扼殺之并其三子詔以彭城元王植子融爲顛嗣改封樂成縣王薨無子建興中元帝又以彭城康王釋子欽爲融嗣

東海王越

東海孝獻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爲中外所宗初以世子爲騎都尉與駙馬都尉楊邈及琅邪王仙子繇俱侍講東宮拜散騎侍郎歷左衛將軍加侍中討楊駿有功封五千戶侯遷散騎常侍輔國將軍尚書右僕射領遊擊將軍復爲侍中加奉車都尉給溫信五千人別封東海王食六縣永康初爲中書令徙侍中遷司空領中書監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乂固守洛陽殿中諸將及三部司馬疲於戰守密與左衛將軍朱然夜收乂別省逼越爲主啓惠帝免乂官事定越稱疾遜位帝不許加守尚書令太安初帝北征鄴以越爲大都督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楷不納越徑還東海成都王穎以越兄弟宗室之美下寬令招之越不應命帝西幸以越爲太傅與太宰顛夾輔朝政讓

不受東海中尉劉洽勸越發兵以備穎越以洽爲左
司馬尚書曹馥爲軍司旣起兵楸懼乃以州與越越
以司空領徐州都督以楸領兗州刺史越三弟並據
方任征伐輒選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間王顥
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唱義奉迎大駕還
復舊郡率甲卒三萬西次蕭縣豫州刺史劉喬不受
越命遣子祐距之越軍敗范陽王虓遣督護田徽以
突騎八百迎越遇祐於譙祐衆潰越進屯陽武山陳
兵盛關中大懼頓斬送張方首求和尋變計距越越
率諸侯及鮮卑許扶歷駒次宿歸等步騎迎惠帝及
洛陽詔越以太傅錄尚書以下邳濟陽二郡增封及
懷帝卽位委政於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暉舅越之
姑子也與其妹夫諸葛玫共說越曰主上之爲太弟
張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爲群凶所廢先帝暴崩多
疑東宮公盍思伊霍之舉以寧社稷乎言未卒越曰
此豈宜言邪遂叱左右斬之以攻穆世家罪止其身
因此表除三族之法帝始親萬機畱心庶事越不悅
求出藩帝不許越遂出鎮許昌永嘉初自許昌率荷
晞及冀州刺史丁劭討汲桑破之越還于許長史潘
滔諷之曰兗州天下樞要公宜自救乃轉荷晞爲青

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尋詔越爲丞相領兗州牧督
兗豫司冀幽并六州越辭丞相不受自許遷于鄆城
越恐清河王暉終爲儲副矯詔收付金墉城尋害之
王彌入許越遣左司馬王斌率甲士五千人入衛京
都鄆城自壞越惡之移屯濮陽又遷于滎陽召田甄
等六率甄不受命越遣監軍劉望討甄初東嬴公騰
之鎮鄴也攜并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社祁濟李渾薄
盛等部衆萬餘人至鄴遣就穀冀州號爲乞活及騰
賧甄等邀破汲桑於赤橋越以甄爲汲郡蘭爲鉅鹿
太守甄求魏郡越不許甄怒故召不至望旣渡河甄
退李渾薄盛斬田蘭率其衆降甄社濟棄軍奔上黨
越自滎陽還洛陽以太學爲府疑朝臣貳已乃誣帝
舅王延等爲亂遣王景率甲士三千人入宮收延等
付廷尉殺之越解兗州收領司徒越旣與苟晞構怨
又以頃典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
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泣涕而去乃
以東海國上軍將軍何倫爲右衛將軍王景爲左衛
將軍領國兵數百人宿衛越自誅王延等大失衆望
而多有猜嫌散騎侍郎高韜有憂國之言越誣以訕
謗時政害之而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

集充豫以援京師帝曰今逆虜侵逼刻畿王室蠢蠢莫有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今率衆邀賊勢必滅之賊滅則不逞消殄已東諸州職貢流通此所以宣暢國威藩屏之宜也若端坐京輦以失據會則釁弊日滋所憂逾重遂行畱妃裴氏世子鎮軍將軍毗及龍驤將軍李憚并何倫等守衛京都表以行臺隨軍率甲士四萬東屯于項王公卿士隨從者甚衆詔加九錫越乃羽檄四方曰皇綱失御社稷多難孤以弱木備當大任自頃胡寇內逼偏裨失利帝鄉便爲戎州冠帶奄成殊域朝廷上下以爲憂懼皆由諸侯蹉跎遂及此難投袂忘履討之已晚人情奉本莫不義奮當須合會之衆以俟戰守之備宗廟至上相賴匡救檄至之日便望風奮發忠臣戰士效誠之秋也所徵皆不至而苟晞又表討越語在晞傳越以豫州刺史馮嵩爲左司馬自領豫州牧越專擅威權圖爲霸業朝賢素望選爲佐吏名將勁卒克于已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罄乏所在寇亂州郡携貳上下崩離禍結釁深遂憂懼成疾永嘉五年薨于項祕不發喪以襄陽王範爲大將軍統其衆還塋東海石勒追及於苦縣甯平城將

軍錢端出兵距勒戰死軍潰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為天下報之故燒其骨以告天地於是數十萬眾勒以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王彌第瑋笑其餘眾并食之天下歸罪於越帝發詔貶越為縣王何倫李憚聞越之死祕不發喪奉妃裴氏及毗出自京邑從者傾城所經暴掠至洧倉又為勒所敗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沒于賊李憚殺妻子奔廣宗何倫走下邳裴妃為人所畧賣於吳氏大興中得渡江欲招魂塋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椁以藏形而事之

王世貞曰
即延陵季子魂氣無
形之意

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言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宗廟寢廟祔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制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裴妃不奉詔遂塋越於廣陵大興末墓毀改塋丹徒初元帝鎮建鄴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數幸其第以第三子冲奉越後薨無子成帝以少子奕繼之哀帝徙奕為琅邪王而東海無嗣隆安初安帝更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為東海王繼冲為曾孫為桓玄所害國除

史臣曰昔高辛撫運。釁起叅商。宗周嗣歷。禍纏管蔡。詳觀曩冊。逃聽前古。亂臣賊子。昭鑒在焉。有晉鬱興。載崇藩翰。分茅錫瑞。道光恒典。儀古飾衮。禮備彝章。汝南以純和之姿。失於無斷。楚隱習果銳之性。遂成凶狠。或位居朝右。或職叅近禁。俱爲女子所詐。相次受誅。雖曰自貽。良可哀也。倫實庸瑣。見欺孫秀。潛構異圖。煽成姦慝。乃使元良。遽怨酷上宰。陷誅夷乾。耀以之。蹙傾皇綱。於焉中圯。遂裂冠毀冕。幸百六之會。縮璽揚燾。窺九五之尊。夫神器焉可偷安。鴻名豈容妄假。而欲託茲滯祀。享彼天年。凶闇之極。未之有也。罔名父之子。唱義勤王。摧僞業於旣成。拯皇輿於已墜。策勲考績。良足可稱。然而臨禍忘憂。逞心縱欲。曾不知樂不可極。盈難久持。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向若採王豹之奇策。納孫惠之嘉謀。高謝衮章。永表東海。雖古之伊霍。何以加焉。長沙材力絕人。忠槩邁俗。沒弓掖門。落落標壯夫之氣。馳車魏闕。懍懍懷烈士之風。雖復陽九數屯。在三之清。無奪撫其遺節。終始可觀。穎旣入總。大權出居重鎮。中臺藉以成務。東夏資其宅心。乃協契河間。共圖進取。而顛任李含之狙詐。杖張方之陵虐。遂使武閔喪元。長沙授首。

孫鑄曰
語古健為

逞其無君之志。矜其不義之疆。鑿駕北巡。異乎有征無戰。乘輿西幸。非由望秩觀風。若火燎原。猶可撲滅。矧茲安忍。能無及乎。東海糾合同盟。創為義舉。匡復之功未立。陵暴之釁已彰。罄彼車徒。固求出鎮。既而帝京寡弱。狡寇憑陵。遂令神器劫遷。宗社顛覆。數十萬眾。並垂餌於豺狼。三十六王。咸隕身於鋒刃。禍難之極。振古未聞。雖及焚如。猶為幸也。自惠皇失政。難起蕭牆。骨肉相殘。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宮廟隳。支屬肇其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八王之謂矣。

贊曰。亮總朝政。瑋懷職競。讒巧乘間。豔妻過聽。構怨連禍。遽遭非命。倫實下愚。敢竊龍圖。亂常奸位。過及嚴誅。偉哉武閔。首創玄謨。德之不建。良可悲夫。長沙奉國。始終靡慝。功虧一篑。奄罹殘賊。章度勤王。效立名揚。合從關右。犯順爭疆。事窮勢感。俱為亂亡。元超詐輔。出征入撫。敗國喪師。無君震主。焚如之變。抑惟自取。

音義

石 音 軹 音 枳 慙 徒對 反 飲 音 次 考 音 乎 本 作 莽 詡 况 羽 顯 胡 到 反 徽 古 弔 諄 楚 交 反 徒 也 又 亡 少 反 璫 五 各 反 詆 之 忍 反 覘 勅 豔 反 侯 也

音義

卷二十九

四十一

閻音陌莫白反 犖呂角反 愷虛偃反 瑾音鎮反 矚之忍反 逮或作斯
力王反 遠為委反 桃山彫反 燾徒到反 奸音干 礪音 礪音 決音 殃音

晉書列傳卷三十

解系 弟結 結弟育

解系字少連濟南著人也父修魏琅邪太守梁州刺史考績為天下第一武帝受禪封梁鄒侯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潔已甚得聲譽時荀勗門宗疆盛朝野畏憚之勗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為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慙當世壯之後辟公府掾歷中書黃門侍郎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遷尚書出為雍州刺史揚

晉書列傳卷三十一
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會氏羌叛與征西將軍趙王
倫討之倫信用倭人孫秀與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
廷知系守正不撓而召倫還系表殺秀以謝氏羌不
從倫秀譖之系坐免官以白衣還第闔門自守及張
華裴頠之被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彤救
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况此人兄弟輕
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彤苦爭之不得遂害之并
戮其妻子後齊王冏起義時以裴解爲冤首倫秀既
誅冏乃奏曰臣聞幽微繼絕聖王之高政貶惡嘉善
春秋之美談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諫
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
鯁之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
至如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系結同以羔羊
被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陛下更日月之
光照布維新之明命然此等未蒙恩理昔樂郤降在
皂隸而春秋傳其人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
而詩人以爲刺臣備忝在職恩竭股肱獻納愚誠若
合聖意可群官通議入坐議以系等清公正直爲奸
邪所疾無罪橫戮冤痛已甚如大司馬所啓彰明枉
直顯宣當否使冤魂無愧無恨爲恩大矣永寧二年

追贈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焉結字叔連少與系齊
名辟公府掾累遷黃門侍郎歷散騎常侍豫州刺史
魏郡太守御史中丞時孫秀亂關中結在都坐議秀
罪應誅秀尚是致憾及系被害結亦同戮女適裴氏
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旣若此我
何活爲亦坐死朝廷遂議革舊制女不從坐由結女
始也後贈結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
結第育字稚連名亞二兄歷公府掾太子洗馬尚書
郎衛軍長史弘農太守與二兄俱被害妻子徙邊

孫旂

孫旂字伯旗樂安人也父歷魏晉際爲幽州刺史右
將軍旂絜靜少自修立察孝廉累遷黃門侍郎出爲
荊州刺史名位與二解相亞永熙中徵拜太子詹事
轉衛尉坐武庫火免官歲餘出爲兗州刺史遷平南
將軍假節旂子弼及弟子髦輔琰四人並有吏材稱
於當世遂與孫秀合族及趙王倫起事夜從秀開神
武門下觀閱器械兄弟旬月相次爲公府掾尚書郎
弼又爲中堅將軍領尚書左丞輔爲上將軍領射聲
校尉髦爲武衛將軍領太子詹事琰爲武威將軍領
太子左率皆賜爵開國郡侯推崇旂爲車騎將軍開

晉書列傳卷三十一
府初旂以弼等受署僞朝遣小息回責讓弼等以過
差之事必爲家禍弼等終不從旂制之不可但慟哭
而已及齊王冏起義四子皆伏誅襄陽太守宗岱承
冏檄斬旂夷三族第尹字文旗歷陳畱陽平太守早
卒

孟觀

孟觀字叔時渤海東光人也少好讀書解天文惠帝
卽位稍遷殿中中郎賈后悖婦姑之禮陰欲誅楊駿
而廢太后因駿專權數言之於帝又使人諷觀會楚
王瑋將討駿觀度賈后旨宣詔頗加誣其事及駿誅
以觀爲黃門侍郎特給親信四十人遷積弩將軍封
上谷郡公氏帥齊萬年反於關中衆數十萬諸將覆
敗相繼中書令陳準監張華以趙梁諸王在關中雍
容貴戚進不貪功退不懼罪士卒雖衆不爲之用周
處喪敗職此之由上下離心難以勝敵以觀沉毅有
文武材用乃啓觀討之觀所領宿衛兵皆趨捷勇悍
拜統關中士卒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生擒萬
年威懼氏羌轉東羌校尉徵拜右將軍趙王倫篡位
以觀所在著績署爲安南將軍監河北諸軍事假節
屯宛觀子平爲淮南王允前鋒將軍討倫戰死孫秀

晉書列傳卷三十一
以觀杖兵在外假言平爲允兵所害贈積弩將軍以
安觀義軍旣起多勸觀應齊王冏觀以紫宮帝坐無
他變謂倫應之遂不從衆議而爲倫守及帝反正永
饒治令空桐機斬觀首傳于洛陽遂夷三族

牽秀

牽秀字成叔武邑觀津人也祖招魏鴈門太守秀博
辯有文才性豪俠弱冠得美名爲太保衛瓘尚書崔
洪所知太康中調補新安令累遷司空從事中郎與
帝舅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奏秀夜在道中
載高平國守士田典妻秀卽表訴被誣論愷穢行文
辭亢厲以譏抵外戚于時朝臣雖多證明其行而秀
盛名美譽由是而損遂坐免官後司空張華請爲長
史秀任氣好爲將帥張昌作亂長沙王又遣秀討昌
秀出關因奔成都王穎穎伐又以秀爲冠軍將軍與
陸機王粹等共爲河橋之役機戰敗秀證成其罪又
諂事黃門孟玖故見親於穎惠帝西幸長安以秀爲
尚書秀少在京輦見司隸劉毅奏事而扼腕慷慨自
謂居司直之位當能激濁揚清處鼓鞞之間必建將
帥之勲及在常伯納言亦未會有規獻弼違之奇也
河間王顥甚親任之關東諸軍奉迎大駕以秀爲平

晉書列傳卷三十一
北將軍鎮馮翊秀與顥將馬瞻等將輔顥以守關中
顥密遣使就東海王越求迎越遣將麋晃等迎顥時
秀擁衆在馮翊晃不敢進顥長史楊騰前不應越軍
懼越討之欲取秀以自効與馮翊大姓諸嚴詐稱顥
命使秀罷兵秀信之騰遂殺秀於萬年

繆播

從弟胤

繆播字宣則蘭陵人也父悅光祿大夫播才思清辯
有意義高密王泰爲司空以播爲祭酒累遷太弟中
庶子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顥欲挾天子令諸侯東海
王越將起兵奉迎天子以播父時故吏委以心膂播
從弟右衛率胤顥前妃之弟也越遣播胤詣長安說
顥令奉帝還洛約與顥分陝爲伯播胤素爲顥所敬
信旣相見虛懷從之顥將張方自以罪重懼爲誅首
謂顥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
敢不服顥惑方所謀猶豫不決方惡播胤爲越游說
陰欲殺之播等亦慮方爲難不敢復言時越兵鋒甚
盛顥深憂之播胤乃復說顥急斬方以謝可不勞而
安顥從之於是斬方以謝山東諸侯顥後悔之又以
兵距越屢爲越所敗帝反舊都播亦從太弟還洛契
闊艱難深相親狎及帝崩太弟卽帝位是爲懷帝以

播爲給事黃門侍郎俄轉侍中徙中書令任遇日隆
專管詔命時越威權自己帝力不能討心甚惡之以
播胤等有公輔之量又盡忠於國故委以心膂越懼
爲已害因入朝以兵入宮執播等於帝側帝歎曰姦
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執播
等手涕泗獻欵不能自禁越遂害之朝野憤惋咸曰
善人國之紀也而加虐焉其能終乎及越薨帝贈播
衛尉祠以少牢

胤字休祖安平獻王外孫也與播名譽略齊初爲尚
書郎後遷太弟左衛率轉魏郡太守及王浚軍逼鄴
石超等大敗胤奔東海王越於徐州越使胤與播俱
入關而所說得行大駕東還越以胤爲冠軍將軍有
陽太守胤從藍田出武關之南陽前守衛展距胤不
受胤乃還洛懷帝卽位拜胤左衛將軍轉散騎常侍
太僕卿旣而與播及帝舅王廷尚書何綏太史令高
堂冲並叅機密爲東海王越所害

皇甫重

皇甫重字倫叔安定朝邨人也性沉果有才用爲司
空張華所知稍遷新平太守元康中華版爲秦州刺
史齊王冏輔政以重弟商爲叅軍冏誅長沙王又又

以爲參軍時河間王顥鎮關中其將李含先與商重
有隙每銜之及此說顥曰商爲人所任重終不爲人
用宜多之以去一方之患可表遷重爲內職因其
經長安執之重知其謀乃露檄上尚書以顥信任
李含將欲爲亂召集隴上士衆以討含爲名又以兵
革累興今始寧息表請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爲河南
尹含旣就徵重不奉詔顥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
守韓稚等四郡兵攻之頃之成都王穎與顥起兵共
攻又以討后父尚書僕射羊玄之及商爲名又以商
爲左將軍河東太守領萬餘人於關門距張方爲方
所破顥軍遂進又旣屢敗乃使商間行齎帝手詔使
游楷盡罷兵令重進軍討顥商行過長安至新平遇
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顥顥捕得商殺之又旣敗
重猶堅守閉塞外門城內莫知而四郡兵築土山攻
城重輒以連弩射之所在爲地窟以防外攻權變百
端外軍不得近城將士爲之死戰顥知不可拔乃上
表求遣御史宣詔喻之令降重知非朝廷本意不奉
詔獲御史騶人問曰我第將兵來欲至未騶云已爲
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騶於是城內知無外救遂
共殺重先是重被圍急遣養子昌請救於東海王越

晉書列傳卷三十一
越以顯新廢成都王穎與山東連和不肯出兵昌乃
與故殿中人楊篇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人宮
以后令發兵討張方奉迎大駕事起倉卒百官初皆
從之俄而又其誅昌

張輔

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漢河間相衡之後也少有
幹局與從母兄劉喬齊名初補藍田令不爲豪疆所
屈時疆弩將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
故僮僕放縱爲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宗
田二百餘頃以給貧戶一縣稱之轉山陽令太尉陳

準家僮亦暴橫輔復擊殺之累遷尚書郎封宜昌亭
侯轉御史中丞時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郝彥
不協而觀因軍事害彥又賈謐潘岳石崇等共相引
重及義陽王威有詐冒事輔並糾劾之梁州刺史楊
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疆聘其女爲妻輔
爲中正貶預以清風俗論者稱之及孫秀執權威構
輔於秀秀惑之將繩輔以法輔與秀牋曰輔徒知希
慕古人當官而行不復自知小爲身計今義陽王誠
弘恕不以介意然輔母年七十六常見憂慮恐輔將
以怨疾獲罪願明公畱神省察輔前後行事是國之

愚臣而已秀雖凶狡知輔雅正為威所誣乃止後遷馮翊太守是時長沙王又以為河間王顥專制關中不臣之跡言於惠帝密詔雍州刺史劉沉秦州刺史皇甫重使討顥於是沉等與顥戰於長安輔遂將兵救顥沉等敗績顥德之乃以輔代重為秦州刺史當赴顥之難金城太守游楷亦皆有功轉梁州刺史不之官楷聞輔之還不時迎輔陰圖之又殺天水太守封尚欲揚威西土召隴西太守韓稚會議未決稚子朴有武幹斬異議者即收兵伐輔輔與稚戰於遮多谷口輔軍敗績為天水故帳下督富整所殺初輔嘗

班固曰評

著論云管仲不若鮑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坫皆鮑不為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叙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叙三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誠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臧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二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叙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又論

晉書列傳卷三十一
魏武帝不及劉備樂毅減於諸葛亮詞多不載

李含

李含字世容隴西逖道人也僑居始平少有才幹兩郡並舉孝廉安定皇甫商州里年少少恃豪族以含門寒微欲與結交含距而不納商恨焉遂諷州以短檄召含爲門亭長會州刺史郭奕素聞其賢下車權含爲別駕遂處群僚之右尋舉秀才薦之公府自太保掾轉秦國郎中令司徒選含領始平中正秦王東薨含依塋儀葬訖除喪尚書趙浚有內寵疾含不事已遂奏含不應除喪本州大中正傳祇以名義貶含

中丞傅咸上表理含曰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清正才經世務實有史魚秉直之風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厲不可得掩二郡並舉孝廉異行尚書郭奕臨州含寒門少年而奕超爲別駕太保衛瓘辟含爲掾每語臣曰李世容當爲晉匪躬之臣秦王之薨悲慟感人百僚會喪皆所目見也今以含俯就王制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天王之朝旣葬不除藩國之喪旣葬而除藩國欲同不除乃當責引尊卑非所宜言耳今天朝告于上欲令藩國服于下此爲藩國之義隆而天朝之禮薄也又云諸

晉書列傳卷三十一
王公皆終喪禮寧盡乃叙明以喪制宜隆務在敦重也夫寧盡乃叙明以哀其病耳異於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文國制既葬而除既除而耐爰自漢魏迄于聖晉文皇升遐武帝崩殂世祖過哀陛下毀頓銜疚諒闇以終三年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不可而踰故於既葬不敢不除天工之喪釋除於上藩國之臣獨遂于下此不可安復以秦王無後舍應爲喪主而王喪既除而耐則應吉祭因曰王未有廟主不應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耐靈王所居卽便爲廟不問國制云何而以無廟爲貶以舍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禮文必也放勛之殂過密三載世祖之崩數旬卽吉引古繼今闔世有貶何但李含不應除服今也無貶王制故也聖上諒闇哀聲不輟服肱近侍猶宜心喪不宜便行婚娶歡樂之事而莫云者豈不以大制不可而曲邪且前以含有王喪上爲差代尚書勅王葬日在近葬訖含應攝職不應差代葬訖含猶踐踏司徒屢罰訪問蹶含攝職而隨擊之此爲臺勅府符陷含於惡若謂臺府爲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勅唯含是貶含之困躓尚足惜乎國制不可偏耳又含自以隴西人雖戶屬始平非所綜悉

晉書列傳卷三十一
自初見使爲中正反覆言辭說非始平國人不宜爲
中正後爲郎中令又自以選官引臺府爲比以讓常
山太守蘇韶辭意懇切形于文墨含之固讓乃在王
未薨之前塋後躊躇窮於對罰而攝職耳臣從弟祗
爲州都督意在欲隆風教議含已過不良之人遂相
扇動冀拔名義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龐騰便割
含品臣雖無祁大夫之德見含爲騰所侮謹表以聞
乞朝廷以時博議無令騰得妄弄刀尺帝不從含遂
被貶退割爲五品歸長安歲餘光祿差含爲壽城邸
閣督司徒王戎表含曾爲大臣雖見割削不應降爲
此職詔停後爲始平令及趙王倫篡位或謂孫秀曰
李含有文武大才無以資人秀以爲東武陽令河間
王顥表請含爲征西司馬甚見信任頃之轉爲長史
顥誅夏侯奭送齊王冏使與趙王倫遣張方率衆赴
倫皆含謀也後顥聞三王兵盛乃加含龍驤將軍統
席遠等鐵騎廻遣張方軍以應義師天子反正含至
潼關而還初梁州刺史皇甫商爲趙王倫所任倫敗
去職詣顥顥慰撫之甚厚含諫顥曰商倫之信臣懼
罪至此不宜數與相見商知而恨之及商當還都顥
置酒餞行商因與含忿爭顥和釋之後含被徵爲翊

晉書列傳卷三十一
十三
軍校尉時商參齊王冏軍事而夏侯爽兄在冏府稱
爽立義被西藩枉害含心不自安冏右司馬趙驤又
與含有隙冏將閔武含懼驤因兵討之乃單馬出奔
于顓矯稱受密詔顓卽夜見之乃說顓曰成都王至
親有大功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執威權朝
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令討齊使先聞於齊齊必誅長
沙因傳檄以加齊罪則冏可擒也旣去齊立成都除
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勲也顓從之遂表請討冏拜含
爲都督統張方等率諸軍以向洛陽含屯陰盤而長
沙王又誅冏含等旋師初含之本謀欲并去又冏使
權歸於顓含因得肆其宿志旣長沙勝齊顓類猶各
守藩志望未允顓表含爲河南尹時商復被又任遇
商兄重時爲秦州刺史含疾商滋甚復與重構隙顓
自含奔還之後委以心膂復慮重襲已乃使兵圍之
更相表罪侍中馮蓀黨顓請召重還商說又曰河間
之奏皆李含所交構也若不早圖禍將至矣且河間
前舉由含之謀又乃殺含

張方

張方河間人也世貧賤以材勇得幸於河間王顓累
遷兼振武將軍永寧中顓表討齊王冏遣方領兵二

萬爲前鋒及罔被長沙王乂所殺顥及成都王穎復表討乂遣方率衆自函谷入屯河南惠帝遣左將軍皇甫嵩距之方以潛軍破嵩之衆遂入城乂奉帝討方于城內方軍望見乘輿於是小退方止之不得衆遂大敗殺傷滿于衢巷方退壁于十三里橋人情挫衄無復固志多勸方夜遯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爲成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又旣新捷不以爲意忽聞方壘成乃出戰敗績東海王越等執乂送于金墉城方使郅輔取乂還營衆殺之於是大掠洛中官私奴婢

萬餘人而西還長安顥加方右將軍馮翊太守蕩陰之役顥又遣方鎮洛陽上官巳苗願等距之大敗而退清河王覃夜襲巳願巳願等奔方乃入洛陽覃於廣陽門迎方而拜方馳下車扶上之於是復廢皇后羊氏及帝自鄴還洛方遣息熊以三千騎奉迎將渡河橋方又以所乘陽燧車青蓋素升三百人爲小鹵薄迎帝至芒山下方自帥萬餘騎奉雲母輿及旌旗之飾衛帝而進初方見帝將拜帝下車自止之方在洛旣久兵士暴掠發哀獻皇女墓軍人喧喧無復畱意議欲西遷尚匿其跡欲須天子出因劫移都乃請

帝謁廟帝不許方遂悉引兵入殿迎帝帝見兵至避之於竹林中軍人引帝出方於馬上稽首曰胡賊縱逸宿衛單少陛下今日幸臣壘臣當捍禦寇難致死無二於是軍人便亂入宮閣爭割流蘇武帳而爲馬棧方奉帝至弘農顓遣司馬周弼報方欲廢太第方以爲不可帝至長安以方爲中領軍錄尚書事領京兆太守時豫州刺史劉喬檄稱潁川太守劉輿迫脅范陽王彪距逆詔命及東海王越等起兵於山東乃遣方率步騎十萬往討之方屯兵霸上而劉喬爲虓等所破顓聞喬敗大懼將罷兵恐方不從遲疑未決初方從山東來甚微賤長安富人鄧輔厚相供給及貴以輔爲帳下督甚昵之顓參軍畢垣河間冠族爲方所侮忿而說顓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賊盛盤桓不進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鄧輔具知其謀矣而繆播等先亦構之顓因使召輔垣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反爲之若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必不免禍輔旣入顓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顓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顓於是使輔送書於方因令殺之輔旣昵於方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因火下發

函便斬方頭顱以輔爲安定太守初繆播等議斬方
送首與越冀東軍可罷及聞方死更爭入關顛頗恨
之又使人殺輔
史臣曰晉氏之禍難洵臻實始藩翰解系等以干時
之用處危亂之辰並託迹府朝叅謀王室或抗忠盡
節或飾詐懷姦雖邪正殊途而威至誅戮豈非時艱
政紊利深禍速者乎古人所以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戒懼於此也

閻鼎

閻鼎字台臣天水人也初爲太傅東海王越叅軍轉
卷令行豫州刺史事屯許昌遭母喪乃於密縣間鳩
聚西州流人數千欲還鄉里值京師失守秦王出奔
密中司空荀藩藩弟司隸校尉組及中領軍華恒河
南尹華蒼在密縣建立行臺以密近賊南趣許穎司
徒左長史劉疇在密爲塢主中書令李暉太傅叅軍
騶捷劉蔚鎮軍長史周顛司馬李述皆來赴疇僉以
鼎有才用且手握疆兵勸藩假鼎冠軍將軍豫州刺
史薦等爲叅佐鼎少有大志因西土人思歸欲立功
鄉里乃與撫軍長史王毗司馬傅遜懷翼戴秦王之
計謂疇捷等曰山東非霸王處不如關中河陽令傅

暢遺鼎書勸奉秦王過洛陽謁拜山陵徑據長安綏
合夷晉興起義衆剋復宗廟雪社稷之耻鼎得書便
欲許洛流人謂北道近河懼有抄截欲南自武關向
長安壽等皆山東人咸不願西入苟藩及疇捷等並
逃散鼎追藩不及暉等見殺唯顓述走得免遂奉秦
王行止上洛爲山賊所襲殺百餘人率餘衆西至藍
田時劉聰向長安爲雍州刺史賈疋所逐走還平陽
疋遣人奉迎秦王遂至長安而與大司馬南陽王保
衛將軍梁芬京兆尹梁綜等並同心推戴立王爲皇
太子登壇告天立社稷宗廟以鼎爲太子詹事總攝
百揆梁綜與鼎爭權鼎殺綜以王毗爲京兆尹鼎首
建大謀立功天下始平太守麴允撫夷護軍索綝並
害其功且欲專權馮翊太守梁緯北地太守梁肅並
綜母弟綝之姻也謀欲除鼎乃證其有無君之心專
戮大臣請討之遂攻鼎鼎出奔雍爲氐竇首所殺傳
首長安

索靖

子綝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累世官族父湛北地太守靖
少有逸群之量與鄉人汜衷張翹索紞索永俱詣太
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四人並早亡唯靖該博

經史兼通內緯。州辟別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傳玄張華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結。拜駙馬都尉。出爲西域戊巳校尉長史。太子僕同郡張勃特表以靖才藝絕人。宜在臺閣。不宜遠出邊塞。武帝納之。擢爲尚書郎。與襄陽羅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靖與尚書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靖在臺積年。除鴈門太守。遷魯相。又拜酒泉太守。惠帝卽位。賜爵關內侯。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元康中西戎反叛。拜靖大將軍。

通鑑曰

梁主彤左司馬加蕩寇將軍屯兵粟邑擊賊敗之。遷始平內史。及趙王倫篡位。靖應三王義舉。以左衛將軍討孫秀有功。加散騎常侍。遷後將軍。太安末。河間王顥舉兵向洛陽。拜靖使持節監洛城諸軍事。游擊將軍領雍秦涼義兵與賊戰。大破之。靖亦被傷而卒。追贈太常。時年六十五。後又贈司空。進封安樂亭侯。謚曰莊。靖著五行三統正驗論辯理陰陽氣運。又撰索子晉詩各二十卷。又作草書狀。其辭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旣生。書契是爲。科斗鳥篆。類物象形。獻哲變通。意巧茲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脩。

事業並麗。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蟠。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歛奮。豐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衣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玄熊對距于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索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窕廉苦。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颺。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傲儻而不群。或若自檢於常度。

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者。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聘辭放手。兩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童。信奇妙之煥爛。體磔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粲粲。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廻其腕。著絕勢於純素。垂百世之殊觀。先時靖行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宮殿。至張駿於其地立南城。起宗廟。建宮殿焉。靖有五子。鯁縉。璆。聿。緝。皆舉秀才。聿安昌鄉侯。卒。少子緝最知名。

緝字巨秀。少有逸群之量。靖每日緝廊廟之才。非簡

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汙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嘗報
兄讐。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俄轉太宰參軍。除好
疇。令入爲黃門侍郎。出叅征西軍事。轉長安令。在官
有稱。及成都王穎劫遷惠帝。幸鄴。穎爲王浚所破。帝
遂播越河間。任顯使張方及緄東迎乘輿。以功拜鷹
揚將軍。轉南陽王模從事中郎。劉聰侵掠關東。以緄
爲奮威將軍。以禦之。斬聰將呂逸。又破聰黨劉豐。遷
新平太守。聰將蕪鐵劉五斗等劫掠三輔。除緄安西
將軍。馮翊太守。緄有威恩。華夷嚮服。賊不敢犯。及懷
帝蒙塵。長安又陷。模被害。緄泣曰。與其俱死。寧爲伍
子胥。乃赴安定。與雍州刺史賈疇扶風太守梁綜安
夷護軍麴允等糾合義衆。頻破賊黨。修復舊館。遷定
宗廟。進救新平。小大百戰。緄手擒賊帥李羌。與閻鼎
立秦王爲皇太子。及卽尊位。是爲愍帝。緄遷侍中。太
僕。以首迎大駕。升壇授璽之功。封弋居伯。又遷前將
軍。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加平東將軍。進號征
東。尋又詔曰。朕昔遇厄。運遭家。不造播越。宛楚爰失。
舊京幸宗廟寵靈。百辟宣力。得從藩衛。託乎群公之
上。社稷之不隕實。公是賴。宜贊百揆。傳弼朕躬。其授
衛將軍。領太尉位。特進軍國之事。悉以委之。及劉曜

侵逼王城以繚爲都督征東大將軍持節討之破曜
呼曰逐王呼延莫以功封上洛郡公食邑萬戶拜夫
人荀氏爲新豐君子石元爲世子賜子第二人鄉亭
侯劉曜入關芟麥苗繚又擊破之自長安代劉聰聰
將趙染染仗其累捷有自矜之色帥精騎數百與繚
戰大敗之染單馬而走轉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
錄尚書承制行事劉曜復率衆入馮翊帝累徵兵於
南陽王保保左右議曰螻蛇在手壯士解其腕且斷
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蛇已螫頭頭可截
不保以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當發麴允欲
挾天子趣保繚以保必逞私欲乃止自長安以西不
復奉朝廷百官饑乏採梠自存時三秦人尹桓解武
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繚曰漢
陵中物何乃多邪繚對曰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
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克山陵漢
武帝饗年久長此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
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珠
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也後劉曜又
率衆圍京城繚與麴允固守長安小城胡崧承檄奔
命破曜于靈臺崧慮國家威舉則麴索功盛乃案兵

渭北遂還槐里城中饑窘人相食死亡逃奔不可制
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帝使侍中宋敞送牋降
於曜繚潛畱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
歲未易可剋也若許繚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
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軍
十五年未嘗以譎詭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
索繚所說如是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若審兵
食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悟
天命孤恐霜威一震玉石俱摧及帝出降繚隨帝至
平陽劉聰以其不忠於本朝戮之於東市

賈疋

賈疋字彥度武威人魏太尉詡之曾孫也少有志畧
器望甚偉見之者莫不悅附特爲武夫之所瞻仰願
爲致命初辟公府遂歷顯職遷安定太守雍州刺史
丁綽貪橫失百姓心乃譖疋于南陽王模模以軍司
謝班代之疋奔瀘水與胡彭蕩仲及氐竇首結爲兄
弟聚衆攻班綽奔武都疋復入**安定**班愍帝以疋
爲驃騎將軍雍州刺史封酒泉公時諸郡百姓饑饉
白骨蔽野百無一存疋帥戎晉二萬餘人將伐長安
西平太守竺恢亦固守劉粲聞之使劉曜劉雅及趙

染距正先攻恢不克正邀擊大敗之曜中流矢退走
正追之至于甘泉旋自渭橋襲蕩仲殺之遂迎秦王
奉為皇太子後蕩仲子夫護帥群胡攻之正敗走夜
墮于澗為夫護所害正勇畧有志節以匡復晉室為
已任不幸顛墜時人咸痛惜之

史臣曰自永嘉蕩覆寓內橫流億兆靡依人神乏主
于時武皇之胤惟有建興眾望攸歸曾無與二閭鼎
等忠存社稷志在經綸乃契澗艱難扶持幼孺遂得
纂堯承緒祀夏配天校績論功有足稱矣然而抗滔
天之巨寇接彫弊之餘基威畧未申尋至傾覆昔宗
周遭犬戎而東徙有晉違獷狃而西遷彼既靈慶悠
長此則禍難遄及豈愍皇地非奧主將絺允材謝輔
臣何修短之殊途而成敗之異數者也

贊曰懷惠不競戚藩力爭狙詐參謀憑凶亂政為惡
不已並罹非命解繆忠肅無聞餘慶愍皇纂戎實賴
群公鼎圖福始絺遂凶終

音義

趨	<small>去遙反</small>	惛	<small>之涉反</small>	鞞	<small>步迷反</small>	幟	<small>側前反</small>	蒼	<small>鳥外反</small>	暉	<small>况晚反</small>
絺	<small>丑林反</small>	虺	<small>胡甘反</small>	虵	<small>虛鬼反</small>	虺	<small>虵二音</small>	歛	<small>許物反</small>	宸	<small>鳥瓜反</small>
差	<small>初宜反</small>	螭	<small>丑知反</small>	魘	<small>力尾反</small>	磔	<small>盧罪反</small>	鱗	<small>去院反</small>	獷	<small>古猛反</small>

晉書列傳卷三十一終

晉書列傳卷三十一

周浚

子嵩

謨

從父弟

周浚字開林汝南安成人也父裴少府卿浚性果烈以才理見知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浚獨引之爲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浚初不應州郡之辟後仕魏爲尚書郎累遷御史中丞拜折衝將軍揚州刺史封射陽侯隨王渾伐吳攻破江西屯戍與孫皓中軍大戰斬僞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俘馘萬計進軍屯于橫江時聞龍驤將軍王濬旣破上方別駕何惲說浚曰張悌率精銳之卒悉吳國

晉書列傳 卷三十一
之衆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今王龍驤旣破
武昌兵威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尅土崩之勢見矣
竊謂宜速渡江直指建鄴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可不
戰而擒浚善其謀便使白渾憚曰渾闇於事機而欲
慎已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
江北抗衡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
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已重且詔令龍
驤受我節制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憚曰龍驤
尅萬里之寇以旣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握
兵之要可則奪之所謂受命不受辭也今渡江必全
尅獲將有何慮若疑於不濟不可謂智知而不行不
可謂忠實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執不聽居無何
而濬至渾召之不來乃直指三江山孫皓遂降於濬
渾深恨之而欲與濬爭功憚賤與浚曰書貴克讓易
大謙光斯古文所誅道家所崇前破張悌吳人失氣
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動則爲傷
事則不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旣不吞聲將虧雍穆之
弘典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賤卽諫止
渾渾不能納遂相表奏浚旣渡江與渾共行吳城壘
綏撫新附以功進封成武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

匹明年移鎮秣陵時吳初平屢有逃亡者頗討平之
賓禮故老搜求俊乂甚有威德吳人悅服初吳之未
平也浚在弋陽南北爲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爲
功吳將蔡敏守于沔中其兄珪爲將在秣陵與敏書
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
聞疆場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爲
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
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吾
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遷侍中武帝問浚卿
宗後生稱誰爲可答曰臣叔父子恢稱重臣宗從父

子稷稱清臣宗帝並召用浚轉少府以本官領將作
大匠改營宗廟訖增邑五百戶後代王渾爲使持節
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卒于位三子顓嵩謨顓
嗣爵別有傳云

嵩字仲智狷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元帝作相引爲
參軍及帝爲晉王又拜奉朝請嵩上疏曰臣聞取天
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
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
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
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及舊京未

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
大恥盡忠言嘉謀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崇謙謙之
美推後已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
不從由是忤旨出爲新安太守嵩怏怏不悅臨發與
散騎郎張嶷在侍中戴邈坐褒貶朝士又詆毀邈邈
密表之帝召嵩入面責之曰卿矜豪傲慢敢輕忽朝
廷由吾不德故耳嵩跪謝曰昔唐虞至聖四凶在朝
陛下雖聖明御世亦安能無碌碌之臣乎帝怒收付
廷尉廷尉華恒以嵩大不敬棄市論嶷以扇和減罪
除名時顛方貴重帝隱忍久之補廬陵太守不之職

更拜御史中丞是時帝以王敦勢盛漸疎忌王導等
嵩上疏曰臣聞明君思隆其道故賢智之士樂在其
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樂在其朝故無過
任之譏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諂是以君臣並隆功
格天地近伐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御臣臣挾利
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難可詳
言臣請較而明之夫傳說之相高宗申召之輔宣王
管仲之佐齊桓襄范之翼晉文或宗師其道垂拱受
成委以權重終致匡主未有憂其逼已還爲國蠹者
也始田氏擅齊王莽篡漢皆籍封土之疆假累世之

晉書及傳 卷三十一 四
晉因闇弱之主資母后之權樹比周之黨階絕滅之勢然後乃能行其私謀以成篡奪之禍耳豈遇立功之主爲天人所相而能運其姦計以濟其不軌者哉光武以王族奮於閭閻因時之望收攬英奇遂續漢業以美中興之功及天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不達國體以立一時之功不可久假以權勢其興廢之事亦可見矣近者三國鼎峙並以雄略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賴俊哲終成功業貽之後嗣未有愆失遺方來之恨者也今王導王廙等方之前賢猶有所後至於忠素竭誠義以輔上共隆洪基翼成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隅興復舊物此亦羣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羯寇未梟天下蕩蕩不賓者衆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宮沈淪妃后不反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晉祚方隆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爲安以疎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傾巍巍之望喪如山之功將令賢智杜心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嘆夫安危在號令存亾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哉臣

兄弟受遇無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龍鱗者何誠念社稷之憂欲報之於陛下也古之明王思聞其過悟逆旅之言以明成敗之由故採納愚言以考虛實上爲宗廟無窮之計下收億兆元元之命臣不勝憂憤竭愚以聞疏奏帝感悟故導等獲全王敦既害顓而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爲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懼失人情故未加害用爲從事中郎嵩王應嫂父也以顓橫遇禍意恒憤憤嘗衆中云應不宜統兵敦密使妖人李脫誣嵩及周筵潛相署置遂害之嵩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

謨以顓故頻居顯職王敦死後詔贈戴若思譙王承等而未及顓時謨爲後軍將軍上疏曰臣亡兄顓昔蒙先帝顧盼之施特垂表啓以參戎佐顯居上列遂管朝政並與羣后共隆中興仍典選曹重蒙寵授忝位師傅得與陛下揖讓抗禮恩結特隆加以鄙族結婚帝室義深任重庶竭股肱以報所受凶逆所忌惡直醜正身陷極禍忠不忘君守死善道有隕無二顓之云亡誰不痛心况臣同生能不哀結王敦無君由來實久元惡之甚古今無二幸賴陛下聖聰神武故能推破凶彊撥亂反正以寧區宇前軍事之際聖恩

不遺取顓息閔得充近侍臣時面啓欲令閔還襲臣
亡父侯爵時卞壺庾亮並侍御坐壺云事了當論顯
贈時未淹久言猶在耳至於譙王承甘卓已蒙清復
王澄久遠猶在論議况顓忠以衛主身死王事雖枯
紹之不違難何以過之至今不聞復封加贈褒顯之
言不知顓有餘責獨負殊恩爲朝廷急於時務不暇
論及此臣所以痛心疾首重用哀歎者也不勝辛酸
冒陳愚款疏奏不報謨復重表然後追贈顓官謨歷
少府丹楊尹侍中中護軍封西平侯卒贈金紫光祿
大夫謚曰貞

馥字祖宣浚從父弟也父裴安平太守馥少與友人
成公簡齊名俱起家爲諸王文學累遷司徒左西屬
司徒王渾表馥理識清正兼有才幹主定九品檢括
精詳臣委任責成褒貶允當請補尚書郎許之稍遷
司徒左長史吏部郎選舉精密論望益美轉御史中
丞侍中拜徐州刺史加冠軍將軍假節徵爲廷尉惠
帝幸鄴成都王穎以馥守河南尹李珍上官巳等奉
清河王覃爲太子加馥衛將軍錄尚書馥辭不受覃
令馥與上官巳合軍馥以巳小人縱暴終爲國賊乃
共司隸蒲奮等謀共除之謀泄爲巳所襲奮被害馥

走得免及已爲張方所敗召馥還攝河南尹暨東海
王越迎大駕以馥爲中領軍未就遷司隸校尉加散
騎常侍假節都督諸軍事於澠池帝還宮出爲平東
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劉準爲鎮東將軍與周玘
等討陳敏滅之以功封未寧伯馥自經世故每欲維
正朝廷忠情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論厲
然越深憚之馥覩郡賊孔熾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
子遷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吳思司馬毀讖上書
曰不圖厄運遂至於此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輒與
祖納裴憲華譚孫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計僉以殷人
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罄乏不可
久居河朔蕭條嶠函險澀宛都屢敗江漢多虞於今
平夷東南爲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
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
海亦足戍禦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元
輔賢明居儉守約用保宗廟未若栢土遷宅以享永
祚臣謹選精卒三萬奉迎皇駕輒檄前北中郎將裴
憲行使持節監豫州諸軍事東中郎將風馳卽路荆
湘江揚各先運四年米租十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
匹以供大駕今王浚苟晞共平河朔臣等戮力以啓

南路遷都弭寇其計並得皇輿來巡臣宜轉據江州以恢王略知無不爲古人所務敢竭忠誠庶報萬分朝遂夕隕猶生之願越與荀晞不協馥不先白於越而直上書越大怒先是越召馥及淮南太守裴頌馥不肯行而令頌率兵先進頌貳於馥乃舉兵稱馥擅命已奉越密旨圖馥遂襲之爲馥所敗頌退保東城求救於元帝帝遣揚威將軍甘卓建威將軍郭逸攻馥於壽春安豐太守孫惠帥衆應之使謝摛爲檄摛馥之故將也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摛之辭摛聞之遂毀草旬日而馥衆潰奔于項爲新蔡王確所拘憂憤發病卒初華譚之失廬江也往壽春依馥及馥軍敗歸于元帝帝問曰周祖宣何至于反譚對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滋蔓王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紓國難方伯不同遂致其伐曾不踰時而京都淪沒若使從馥之謀或可後亾也原情求實何得爲反帝曰馥位爲征鎮握兵方隅召而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馥振纓中朝素有俊彥之稱出據方嶽實有偏任之重而高略不舉往往失和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然謂之反不亦誣乎帝意始解馥有二子密矯密字泰玄性虛簡時

人稱爲清士位至尚書郎矯字正玄亦有才幹

成公簡

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也家世二千石性朴素不求榮利潛心道味罔有干其志者默識過人張茂先每言簡清靜比楊子雲默識擬張安世後爲中書郎時馥已爲司隸校尉遷鎮東將軍簡自以才高而在馥之下謂馥曰楊雄爲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列三司古今一揆耳馥甚慙之官至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永嘉末奔苟晞與晞同沒

苟晞

苟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也少爲司隸部從事校尉石鑿深器之東海王越爲侍中引爲通事令史累遷陽平太守齊王罔輔政晞參罔軍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廉察諸曹八座以下皆側目憚之及罔誅晞亦坐免長沙王又爲驃騎將軍以晞爲從事中郎惠帝征成都王穎以爲北軍中候及帝還洛陽晞奔范陽王虓虓承制用晞行兗州刺史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出次官渡以討之命晞爲前鋒桑素憚之於城外爲柵以自守晞將至頓軍休士先遣單車示以禍福桑衆大震棄柵宵遁嬰城固守晞陷其九壘遂定

鄴而還西討呂朗等滅之後高密王泰討青州賊劉
根破汲桑故將公師藩敗石勒於河北威名甚盛時
人擬之韓白進位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兗諸軍事
封東平郡侯邑萬戶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
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
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
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
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
苟道將其杖法如此晞見朝政日亂懼禍及已而多
所交結每得珍物卽貽都下親貴兗州去洛五百里
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且發幕還初東海王
越以晞復其讎恥甚德之引升堂結爲兄弟越司馬
潘滔等說曰兗州要衝魏武以之輔相漢室苟晞有
大志非純臣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
厚其名彌晞必悅公自牧兗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
此所謂謀之於未有爲之於未亂也越以爲然乃遷
晞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
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進爲郡公晞乃多置叅佐轉
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
彌曰屠伯頓丘太守魏植爲流人所逼衆五六萬大

掠兗州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
百姓彌小苟酷於大苟晞尋破植時潘滔及尚書劉
望等共誣陷晞晞怒表求滔等首又請越從事中郎
劉洽爲軍司越皆不許晞於是昌言曰司馬元超爲
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可以不義使之韓
信不忍衣食之惠死於婦人之手今將誅國賊尊王
室桓文豈遠哉乃移告諸州稱已功伐陳越罪狀時
懷帝惡越專權乃詔晞曰朕以不德戎車屢興上懼
宗廟之累下愍垂庶之困當賴方嶽爲國藩翰公威
振赫然梟斬藩桑走降喬朗魏植之徒復以誅除豈
非高識明斷朕用委成加王彌石勒爲社稷之憂故
有詔委統六州而公謙分小節稽違大命非所謂與
國同憂也今復遣詔便施檄六州協同大舉翦除國
難稱朕意焉晞復移諸征鎮州郡曰天步艱險禍難
殷流劉元海造逆於汾陽石世龍階亂於三魏荐食
畿甸覆喪鄴都結壘近郊仍震兗豫害三刺史殺二
都督郡守官長堙沒數十百姓流離肝腦塗地晞以
虛薄負荷國重是以弭節海隅援枹曹衛猥被中詔
委以關東督統諸軍欽承詔命尅今月二日當西經
濟黎陽卽日得滎陽太守丁嶷白事李暉陳午等救

懷諸軍與羯大戰皆見破散懷城已陷河內太守裴
整爲賊所執宿衛闕乏天子蒙難宗廟之危甚於累
卵承問之日憂歎累息晞以爲先王選建明德庸以
服章所以藩固王室無俾城壞是以舟楫不固齊桓
責楚襄王逼狄晉文致討夫翼獎皇家宣力本朝雖
陷湯火大義所甘加諸方牧俱受榮寵義同畢力以
報國恩晞雖不武首啓戎行秣馬裹糧以俟方鎮凡
我同盟宜同赴救顯立名節在此行矣會王彌遣曹
嶷破琅邪北攻齊地苟純城守嶷衆轉盛連營數十
里晞還登城望之有懼色與賊連戰輒破之後簡精
銳與賊大戰會大風揚塵晞遂敗績棄城夜走嶷追
至東山部衆皆降嶷晞單騎奔高平收邸閣募得數
千人帝又密詔晞討越晞復上表曰殿中校尉李初
至奉被手詔肝心若裂東海王越得以宗臣遂執朝
政委任邪佞寵樹奸黨至使前長史潘滔從事中郎
畢邈主簿郭象等操弄天權刑賞由己尚書何綏中
書令繆播太僕繆胤黃門侍郎應紹皆是聖詔親所
抽拔而滔等妄構陷以重戮帶甲臨宮誅討后弟翦
除宿衛私樹國人崇獎魏植招誘逋亡覆喪州郡王
塗圯隔方貢乖絕宗廟闕蒸嘗之饗聖上有約食之

置鎮東將軍周馥豫州刺史馮嵩前北中郎將裴憲
並以天朝空曠權臣專制事難之興慮在旦夕各率
士馬奉迎皇輿思隆王室以盡臣禮而滔邈等劫越
出關矯立行臺逼徙公卿擅爲詔令縱兵寇抄茹食
居人交尸塞路暴骨盈野遂令方鎮失職城邑蕭條
淮豫之氓陷離塗炭臣雖憤懣守局東隅自奉明詔
三軍奮厲卷甲長驅次于倉垣卽日承司空博陵公
浚書稱殿中中郎劉權齋詔勅浚與臣共尅大舉輒
遣前鋒征虜將軍王讚徑至項城使越稽首歸政斬
送滔等伏願陛下寬宥宗臣聽越還國其餘逼迫宜

蒙曠蕩輒寫詔宣示征鎮顯明義舉遣揚烈將軍闔
弘步騎五千鎮衛宗廟五年帝復詔瞻曰太傅信用
姦佞阻兵專權內不遵奉皇憲外不協比方州遂令
戎狄充斥所在犯暴留軍何倫抄掠官寺劫剝公主
殺害賢士悖亂天下不可忍聞雖惟親親宜明九伐
詔至之日其宣告天下率齊大舉桓文之績一以委
公其思盡諸宐善建弘略道澀故練寫副手筆示意
瞻表曰奉被手詔委臣征討喻以桓文繼練兼備伏
讀跪歎五情惶怛自頃宰臣專制委杖佞邪內擅朝
威外殘屯庶矯詔專征遂圖不軌縱兵寇掠陵踐官

寺前司隸校尉劉暉御史中丞溫畿右將軍杜育並見攻劫廣平武安公主先帝遺體咸被逼辱逆節虐亂莫此之甚輒祇奉前詔部分諸軍遣王讚率陳午等將兵詣項龔行天罰初越疑晞與帝有謀使游騎於成臯間獲晞使果得詔令及朝廷書遂大構疑隙越出牧豫州以討晞復下檄說晞罪惡遣從事中郎楊瑁爲兗州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晞使騎收河南尹潘滔滔夜遁乃執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會越薨盾敗詔晞爲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增邑二萬戶加黃鉞先官如故晞以京邑荒饉日甚寇難交至表請遷都遣從事中郎劉會領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獻穀千斛以迎帝朝臣多有異同俄而京師陷晞與王讚屯倉垣豫章王端及和郁等東奔晞晞率羣官尊端爲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自倉垣徙屯蒙城讚屯陽夏晞出於孤微位至上將志頗盈滿奴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累夜不出戶庭刑政苛虐縱憤肆欲遼西閭亭以書固諫晞怒殺之晞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家聞之乃舉病諫晞曰皇晉遭百六之數當危難之機明公親稟廟筭將爲國家

晉書列傳 卷三十一 十五
除暴閹亨美士奈何無罪一旦殺之晞怒曰我自殺
闕亨何關人事而舉病來罵我左右爲之戰慄預曰
以明公以禮見進預欲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若
遠近怒明公何昔堯舜之在上也以和理而興桀紂
之在上也以惡逆而滅天子猶且如此况人臣乎願
明公且置其怒而思預之言晞有慙色由是衆心稍
離莫爲致用加以疾疫饑饉其將溫畿傅宣皆叛之
石勒攻陽夏滅王讚馳襲蒙城執晞署爲司馬月餘
乃殺之晞無子弟純亦遇害

華軼

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曾孫也祖表太中
大夫父澹河兩尹軼少有才氣聞於當世汎愛博納
衆論美之初爲博士累遷散騎常侍東海王越牧兗
州引爲留府長史末嘉中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雖
逢喪亂每崇典禮置儒林祭酒以弘道訓乃下教曰
今大義頹替禮典無宗朝廷滯議莫能攸正常以慨
然宜特立此官以弘其事軍諮祭酒杜夷棲情玄遠
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爲儒林祭酒俄
被越檄使助討諸賊軼遣前江夏太守陶侃爲揚武
將軍率兵三千屯夏口以爲聲援軼在州甚有威惠

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時天子孤危四方瓦解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貢獻入洛不失臣節謂使者曰若洛都道斷可輸之琅邪王以明吾之爲司馬氏也軼自以受洛京所遣而爲壽春所督時洛京尚存不能祇承元帝敎命郡縣多諫之軼不納曰吾欲見詔書耳時帝遣楊烈將軍周訪率衆屯彭澤以備軼訪過姑孰著作郎于寶見而問之訪曰大府受分令屯彭澤彭澤江州西門也華彥夏有憂天下之誠而不欲碌碌受人控御頃來紛紜粗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其釁

吾當屯尋陽故縣旣在江西可以扞禦北方又無嫌於相逼也尋洛郡不守司空荀藩移檄而以帝爲盟主旣而帝承制改易長吏軼又不從命於是遣左將軍王敦都督甘卓周訪朱典趙誘等討之軼遣別駕陳雄屯彭澤以距敦自爲舟軍以爲外援武昌太守馮逸次于湓口訪擊逸破之前江州刺史衛展不爲軼所禮心常怏怏至是與豫章太守周廣爲內應潛軍襲軼軼衆潰奔于安城追斬之及其五子傳首建鄴初廣陵高惺寓居江州軼辟爲西曹掾尋而軼敗惺藏匿軼二子及妻崎嶇經年旣而遇赦惺携之出

首帝嘉而宥之

劉喬

孫耽

耽子柳

劉喬字仲彥南陽人也其先漢宗室封安衆侯傳襲歷三代祖廙魏侍中父阜陳留相喬少爲秘書郎建威將軍王戎引爲叅軍伐吳之役戎使喬爲叅軍羅尚濟江破武昌還授榮陽令遷太子洗馬以誅楊駿功賜爵關中侯拜尚書右丞豫誅賈謐封安衆男累遷散騎常侍齊王冏爲大司馬初嵇紹爲冏所重每下階迎之喬言於冏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嵇紹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

家奴婢邪樂彥輔來公未嘗下牀何獨加敬於紹冏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爲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頃之遷御史中丞冏腹心董艾勢傾朝廷百僚莫敢忤旨喬二旬之中奏劾艾罪釁者六艾諷尚書右丞苟晞免喬官復爲屯騎校尉張昌之亂喬出爲威遠將軍豫州刺史與荊州刺史劉弘共討昌進左將軍惠帝西幸長安喬與諸州郡舉兵迎大駕東海王越承制轉喬安北將軍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子命不受代發兵距之虓

川太守劉輿昵於虓喬上尚書列輿罪惡河間王顥
得喬所上乃宣詔使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大將軍劉
準平南將軍彭城王繹與喬并力攻虓於許昌興弟
琨率衆救虓未至而虓敗虓乃與琨俱奔河北未幾
琨率突騎五千濟河攻喬喬劫琨父蕃以檻車載之
據孝城以距虓衆不敵而潰喬復收散卒屯于平氏
河間王顥進喬鎮東將軍假節以其長子祐爲東郡
太守又遣劉弘劉準彭城王繹等率兵援喬弘與喬
賤曰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
方伯當官而行同獎王室橫見遷代誠爲不允然古
人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亦
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甘爲戎首竊以爲
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况
於換代之嫌纖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
宗盟疎不間親曲直旣均責有所在廉藺區區戰國
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況命世之士哉今天下紛
紜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戮力之時弘實闇
劣過蒙國恩願與使君共戴盟主厲行下風掃除凶
寇救蒼生之倒懸反北辰於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
離備蒙顧遇情隆於常披露丹誠不敢不盡春秋之

時諸侯相伐復爲和親者多矣願明使君廻既往之恨追不二之蹤解連環之結脩如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東海王越將討喬弘又與越書曰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陽當討之誠明同異懲禍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羣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鼓卽戎戮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代之吾州將不從由代之不允但矯枉過正更以爲罪耳昔齊桓赦射鈞之讎而相管仲晉文忘斬祛之怨而親勃鞞方之於今當何有哉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今新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含垢匿瑕忍所難忍以大逆爲先奉迎爲急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連旗推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輸寫肝膽以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謬發赫然之怒使韓盧東郭相困而爲豺狼之裔也吾雖庶姓負乘過分實願足下率齊內外以康王室竊恥同儕自爲蠹害貪獻所懷惟足下圖之又上表曰范陽王越欲代豫州刺史喬喬舉兵逐虓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臣以爲喬忝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徇國難無他

晉書列傳 卷三十一
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爲非然喬亦不得以虓之非
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
禍蜂生恐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于宗子權柄隆於
朝廷順逆効於成敗今夕爲忠明且爲逆翻其反而
互爲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
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
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爲害
轉深積毀銷骨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獸交鬪
百效於卞莊者矣臣以爲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
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

馬者天下共代之詩云誰能執熱逃不以濯若誠濯
之必無灼爛之患未有泰山之固矣時河間王顥方
距關東倚喬爲助不納其言東海王越移檄天下帥
甲士三萬將入關迎大駕軍次于蕭喬懼遣子祐距
越於蕭縣之靈壁劉琨分兵向許昌許昌人納之琨
自滎陽率兵迎越遇祐衆潰見殺喬衆遂散與五百
騎奔平氏帝還洛陽大赦越復表喬爲太傅軍諮祭
酒越薨復以喬爲都督豫州諸軍事鎮東將軍豫州
刺史卒于官時年六十三賜青衣追贈司空子挺穎
川太守挺子耽

耽字敬道少有行檢以義尚流稱為宗族所推博學
明習詩禮三史歷度支尚書加散騎常侍在職公平
廉慎所在著績桓玄耽女婿也及玄輔政以耽為尚
書令加侍中不拜改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尋卒追
贈左光祿大夫開府耽子柳

柳字叔惠亦有名譽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時
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
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籠矣
時人重其言出為徐兗江三州刺史卒贈右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喬弟又始安太守又子成丹楊尹

馬夢讀曰
讀多易讀
少難

史臣曰周浚人倫鑒悟周馥理識精詳華軼動顧禮
經劉喬志存諒直用能歷官內外咸著勲庸而祖宣
獻策遷都乖忤於東海彥夏係心宸極獲罪於琅邪
乃被以惡名加其顯戮豈不哀哉向若違左袵於伊
川建右社於淮服據方城之險藉全楚之資簡練吳
越之兵漕引淮海之粟縱未能祈天永命猶足以紓
難緩亡嗟乎不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此之謂也苟晞
擢自庸微位居上將釋位之功未立貪暴之釁已彰
假手世龍以至屠戮斯所謂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
贊曰開林才理爰登貴任績著折衝化行江汜軼旣

尊主馥亦勤王背時獲戾違天不祥喬為戎首未識
行藏道將鞠旅成名克舉貧虐有聞忠勤未取

音義

浚

私聞反

俘

古獲反

憚

於粉反

衰

初危反

眈

之忍反

及

柵

楚革反

援

芳于反

本

瑁

莫佩反

楫

楚損反

惺

苦同反

祛

去魚反

鞮

富奚反

晉書列傳卷三十一終

晉書列傳卷三十二

劉琨

子

兄

與子演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靜王勝之後也祖
邁有經國之才為相國叅軍散騎常侍父蕃清高冲
儉位至光祿大夫琨少得儁朗之目與范陽祖納俱
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為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石
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
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為當時所許秘書監賈謐叅
管朝政京師人士無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
之徒並以文才降節事謐琨兄弟亦在其間號曰二

晉書列傳

卷三十二

一

十四友太尉高密王泰辟爲掾頻遷著作郎太學博士尚書郎趙王倫執政以琨爲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倫子琬卽琨姊壻也故琨父子兄弟並爲倫所委任及篡芻爲皇太子琨爲芻詹事三王之討倫也以琨爲冠軍假節與孫秀子會率宿衛兵三萬距成都王穎戰于黃橋琨大敗而還焚河橋以自固及齊王冏輔政以其父兄皆有當世之望故特宥之拜兄輿爲中書郎琨爲尚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冏敗范陽王虓鎮許昌引爲司馬及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謀迎大駕以琨父蕃爲淮北護軍豫州刺史劉喬攻范陽王虓於許昌也琨與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之未至而虓敗琨與虓俱奔河北琨之父母遂爲劉喬所執琨乃說冀州刺史溫羨使讓位于虓及虓領冀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得突騎八百人與虓濟河共破東平王楙於廩丘南走劉喬始得其父母又斬石超降呂朗因統諸軍奉迎大駕於長安以勲封廣武侯邑二千戶永嘉元年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琨在路上表曰臣以頑蔽志望有限因緣際會遂忝過任九月末得發道險山峻胡寇塞路輒以少擊衆冒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卽日

達壺口關臣自涉州疆目覩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
二攜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
棄死亡委厄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羣胡數
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覩寇唯有壺關可得告
糴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
私往反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采耕牛旣盡又
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臣
伏思此州雖云邊朔實邇皇畿南通河內東連司冀
北捍殊俗西禦疆虜是勁弓良馬勇士精騎之所出
也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尚書請此州穀五百萬
斛絹五百萬匹綿五百萬斤願陛下時出臣表速見
聽處朝廷許之時東嬴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荒
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
琨募得千餘人轉鬪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
有存者饑羸無復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滿道琨翦除
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恒以
城門爲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鞬而耨琨撫循勞來
甚得物情劉元海時在離石相去二百許里琨密遣
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元海甚懼遂城蒲子而
居之在官未朞流人稍復雞犬之音復相接矣琨父

國展等曰
志氣不足
恃須是規
謀宏遠甚
鑿也

蕃自洛赴之人士奔迸者多歸於琨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然素奢豪嗜聲色雖暫自矯勵而輒復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通遊于貴勢琨甚愛之署爲晉陽令潤恃寵驕恣干預琨政奮威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以此爲諫弁勸琨除潤琨不納初單于猗龜以敗東嬴公騰之功琨表其弟猗盧爲代郡公與劉希合衆於中山王浚以琨侵已之地數來擊琨琨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徐潤又譖令狐盛於琨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琨不之察便殺之琨母曰汝不能弘經略駕豪傑專欲除勝已以自安當何以得濟如是禍必及我不從盛子泥奔於劉聰具言虛實聰大喜以泥爲鄉導屬上黨太守襲醇降于聰鴈門烏丸復反琨親率精兵出禦之聰遣子粲及令狐泥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以郡降聰琨父母並遇害琨引猗盧并力攻粲大敗之死者十五六琨乘勝追之更不能剋猗盧以爲聰未可滅遺琨牛羊車馬而去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志在復讐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移居陽邑城以招集亾散愍帝卽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琨上疏謝曰

晉書列傳卷三十一
四
陛下略臣大愆，錄臣小善，猥蒙天恩，光授殊寵，顯以
蟬冕之榮，崇以上將之位，伏省詔書，五情飛越。臣聞
晉文以郤縠爲元帥而定霸功，高祖以韓信爲大將
而成王業，咸有敦詩闔禮之德，戎昭果毅之威，故能
振豐功於荆南，拓洪基於河北。況臣凡陋，擬蹤前哲，
俯懼折鼎，慮在覆餗。昔曹沫三北而收功於柯盟，馮
異垂翅而奮翼於澠池，皆能因敗爲成，以功補過。陛
下宥過之恩已隆，而臣自新之善不立。臣雖不逮，預
聞前訓，恭讓之節，臣猶庶幾。所以冒承寵命者，實欲
沒身報國，輒死自效，要以致命寇場，盡其臣節。至於
寵榮之施，非言辭所謝。又謁者史藹殿中中郎王春
等繼至奉詔，臣俯尋聖旨，伏紙飲淚。臣聞夷險流行，
古今代有，靈厭皇德，曾未悔禍。蟻狄縱毒於神州，夷
裔肆虐於上國，七廟闕禋祀之饗，百官喪彝倫之序。
梓宮淪辱，山陵未兆，率土永慕，思同考妣。陛下龍姿
日茂，叡質彌光，升區宇於旣頽，崇社稷於已替。四海
之內，肇有上下，九服之萌，復覩典制，伏惟陛下蒙塵
于外，越在秦郊，蒸嘗之敬在心，桑梓之恩未克。臣備
位歷年，才質駑下，丘山之釁已彰，毫釐之效未著。頃
以時宜，權假位號，竟無殪戎之績，而有負乘之累。當

肆刑書以明黜陟是以臣前表上聞敢緣愚款乞奉
先朝之班苟存偏師之職赦其三敗之愆收其一功
之用得騁志虜場快意大逆雖身膏野草無恨黃墟
陛下偏恩過隆曲蒙擢拔遂授上將位兼常伯征討
之務得從事宜拜命驚惶五情戰悸懼于隕越以爲
朝羞昔申胥不狗伯舉而成公壻之勲伍員不從城
父而濟入郢之庸臣雖頑凶無覲古人其于被堅執
銳致身寇讎所謂天地之施羣生莫謝不勝受恩至
深謹拜表陳聞及麴允敗劉曜斬趙冉琨又表曰逆
胡劉聰敢率犬羊馮陵輦轂人神發憤遐邇奮怒伏
省詔書相國南陽王保太尉涼州刺史軌糾合二州
同恤王室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緄總齊六軍勦力
國難王旅大捷俘馘千計旌旗首於晉路金鼓振於
河曲。崑函無虔劉之驚。汧隴有安業之慶。斯誠宗廟
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含氣之類莫不引領。况臣之
心能無踊躍。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剋今年三月都
會平陽會匈奴羯石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大司馬
博陵公浚受其僞和爲勒所虜勒勢轉盛欲來襲臣
城塢駭懼志在自守又猗盧國內欲生姦謀幸盧警
慮尋皆誅滅遂使南北顧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血

宵吟扼腕長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臣城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自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謀慮以圖臣爲計闔伺間隙寇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網雖張靈澤未及唯臣孑然與寇爲伍自守則稽聰之謀進討則勒襲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願慙怖征營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馳寇庭秋穀旣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並有至者臣當首啓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庶憑陛下威靈使微意獲展然後隕首謝國沒而無恨三年帝遣兼大鴻臚趙廉持節拜琨爲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上表讓司空受都督尅期與猗盧討劉聰尋猗盧父子相圖盧及兄子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先質於盧衆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盧衆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悉來歸琨琨由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撫納之屬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而琨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銳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難以法御今內救鮮卑之餘穀外抄殘胡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旣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

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領步騎二萬爲前驅。琨自爲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以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并土震駭。尋又炎旱，琨窮蹙，不能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要琨，欲與同獎王室。琨由是率衆赴之。從飛狐入薊，匹磾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昏約爲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語在元紀。令報曰：豺狼肆毒，荐覆社稷，億兆顛顛，延首竊繫。是以居于王位，以答天下庶以尅復聖主，掃蕩讐虜，豈可微當隆極。此孤之至誠著於遐邇者也。公受奕世之寵，極人臣之位，忠允義誠，精感天地，實賴遠謀，共濟艱難。南北迥邈，同契一致。萬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撫寧華戎，致罰醜類，動靜以聞。建武元年，琨與匹磾期討石勒。匹磾推琨爲大都督，唾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俟衆軍。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獨不進，乃沮其計。琨匹磾以勢弱而退。是歲元帝轉琨爲侍中、太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執佩，馘截二虜。匹磾奔其兄，喪琨遣世子羣送之。而末波率衆要擊匹磾，而敗走之。羣爲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

琨爲幽州刺史共結盟而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
琨爲內應而爲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故征北府
小城不之知也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
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
憑威力庶雪國家之恥若見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
之故負公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志將聽還
屯其中弟叔軍好學有智謀爲匹磾所信謂匹磾曰
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
禍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
留琨琨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并州治
中如綏閉門自守匹磾諭之不得因縱兵攻之琨將
龍季猛迫於乏食遂斬橋綏而降初琨之去晉陽也
慮及危亡而大耻不雪亦知夷狄難以義伏冀輸寫
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
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爲匹磾所拘自知必死
神色怡如也爲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曰幄中有懸
壁本是荆山球惟彼太公望昔是涓濱叟鄧生何感
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憑五
賢小白相射鈎能隆二伯主安問黨與讐中夜撫枕
歎想與數子遊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

節知命故無憂。宜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榭。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琨詩託意。非常攄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謀。謀素無竒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重以詩贈之。乃謂琨曰。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言矣。然琨既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琨所署鴈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密作。攻具欲以襲匹磾。而韓據女爲匹磾兒妾。聞其謀而告之。匹磾於是執王據。辟閭嵩及其徒黨。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又懼衆反。已遂稱有詔。收琨。初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讐恥。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歔歔不能自勝。匹磾遂縊之。時年四十八。子姪四人俱被害。朝廷以匹磾尚彊。當爲國討。石勒不舉。琨哀三年。琨故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上表理琨曰。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塞汎方岳之臣。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姦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在惠帝擾攘之際。值羣后鼎沸之

難勩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石超授
首呂朗面縛社稷克寧鑿輿反駕奉迎之勳琨實爲
隆此琨效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史東嬴公騰以

晉川荒匱

其薛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

州屬承其業

遺戶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

濟之上鳩集傷痍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
京都失守羣逆縱逸邊萌頓仆苟懷宴安咸以爲并
州之地四塞爲固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徒抗辭厲
聲忠亮奮發以爲天子沈辱而不隕身死節情非所
安遂乃跋履山川東西征討屠各乘虛晉陽沮潰琨

父母罹屠戮之殃門族受殲夷之禍向使琨從州人
之心爲自守之計則聖朝未必加誅而族黨可以不
喪及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
箕澹又以爲此雖晉人久在荒裔難以法整不可便
用琨又讓之義形於色假從澹議偷於苟存則晏然
於并土必不亡身於燕薊也琨自以備位方嶽綱維
不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祚便引
愆告遜前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令從事中郎臣續澹
以章綬節傳奉還本朝與匹磾使榮邵期一時俱發
又匹磾以琨王室大臣懼奪已威重忌琨之形漸彰

於外現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盡詣京
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征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
匹磾縱凶慝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詔
勅路次令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逃來說南陽王保
稱號隴右士衆甚盛當移關中匹磾聞此私懷顧望
留停榮邵欲遣前兼鴻臚邊邈奉使詣保懼澹獨南
言其此事遂不許引路丹誠赤心卒不上達匹磾兄
眷喪亡嗣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
陵家懷邪樂禍恐父母宗黨不容其罪是以卷甲橐
弓陰圖作亂欲害其從叔麟從弟末波等以取其國
匹磾親信密告麟波麟波乃遣人距之匹磾僅以身
免百姓謂匹磾已沒皆憑向現若現于時有害匹磾
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並
離匹磾遂欲盡勅胡晉徙居上谷現深不然之勸移
厓次南憑朝廷匹磾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
二息同時并命現未遇害知匹磾必有禍心語臣等
云受國厚恩不能克報雖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運
人誰不死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
得歸誠於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匹磾既害現橫
加誣謗言現欲闢神器謀圖不軌現免迹躡頑凶之

思又無信布懼誅之情踦蹶亂亡之際夾肩異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心哉雖滅獲之愚廝養之智猶不爲之況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磾之害珉稱陛下密詔珉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衆棄之不令殊俗之豎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成在於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閉故也而匹磾無所顧忌怙亂專殺虎儆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室之法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逞之人襲匹磾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意

陛下將何以誅之哉折衝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知略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非虛言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惟珉而已珉受害之後羣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纖介此又華夷小大所以長歎者也伏惟陛下叡聖之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珉受害非所冤痛已甚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未劉向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懷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翠幄出簪彤管弗克負荷播越遐

荒與琨周旋接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義謹
陳本末冒以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太子中庶子
溫嶠又上疏理之帝乃下詔曰故太尉廣武侯劉琨
忠亮開濟乃誠王家不幸遭難志節不遂朕甚悼之
往以戎事未加弔祭其下幽州便依舊弔祭贈侍中
太尉諡曰愍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已而
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
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
期如此在晉陽嘗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
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懷然長歎中夜奏胡

辰命曰
夜月中
知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
圍而走子羣嗣

唐人多
開塞句
羣字公度少拜廣武侯世子隨父在晉陽遭逢寇亂
數領偏軍征討性清慎有裁斷得士類懽心及琨為
匹磾所害琨從事中郎盧諶等率餘眾奉羣依末波
溫嶠前後表稱姨弟劉羣內弟崔悅盧諶等皆在末
波中翹首南望愚謂此等並有文思於人之中少可
愍惜如蒙錄召繼絕興亡則陛下更生之恩望古無
二咸康二年成帝詔徵羣等為末波兄弟愛其才託
以道險不遣石季龍滅遼西羣及諶悅同沒胡中季

龍皆優禮之以羣爲中書令至冉閔敗後羣遇害時
勒及季龍得公卿人士多殺之其見擢用多至大官
者唯有河東裴憲渤海石璞滎陽鄭系潁川荀綽北
地傅暢及羣悅謀等十餘人而已

輿字慶孫儁朗有才局與琨並尚書郭奕之甥名著
當時京都爲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辟宰府尚
書郎兄弟素侮孫秀及趙王倫輔政孫秀執權並免
其官妹適倫世子芩芩與秀不協復以輿爲散騎侍
郎齊王冏輔政以輿爲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范陽王
虓之舉兵也以輿爲潁川太守及河間王顥檄劉喬

討虓於許昌矯詔曰潁川太守劉輿迫脅范陽王虓
距逆詔命多樹私黨擅劫郡縣合聚兵衆輿兄弟昔
因趙王婚親擅弄權勢凶狡無道久應誅夷以遇赦
令得全首領小人不忌爲惡日滋輒用苟晞爲兗州
斷截王命鎮南大將軍弘平南將軍彭城王繹征東
大將軍準各勒所領徑會許昌與喬并力今遣大將
軍張方爲大都督督建威將軍呂朗陽平太守刁默
率步騎十萬同會許昌以除輿兄弟敢有舉兵距違
王命誅及五族能殺輿兄弟送首者封三千戶縣侯
賜絹五千匹虓之敗輿與之俱奔河北虓旣鎮鄴以

輿爲征虜將軍魏郡太守虓薨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汚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既見越應機辯畫越傾膝酬接卽以爲左長史越旣總錄以輿爲上子滿筵文案盈几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皆人人懽暢莫不悅附命議寸款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且長才裴邈清才越誅繆播王延等皆輿論也延愛妾荆氏有音伎延尚未殮輿便娣之未及迎又爲太傅從事中郎王儁所爭奪御史中丞傅宣劾奏越不問輿而免儁官輿乃說越遣琨鎮并州爲越北面之重洛陽未敗病指疽卒時年四十七追贈驃騎將軍先有功封定襄侯諡曰貞子演嗣演字始仁初辟太尉掾除尚書郎以父憂去職服闋襲爵太傅東海王越引爲主簿遷太子中庶子出爲陽平太守自洛奔琨琨以爲輔國將軍魏郡太守琨將討石勒以演領勇士千人行北中郎將兗州刺史鎮廩丘演斬王桑走趙固得衆七千人爲石勒所攻演距戰勒退元帝拜爲都督後將軍假節後爲石季

龍所圍求救於邵續段鴛鴦騎救之季龍走隨鴛鴦屯
厭次被害弟胤爲琨引兵路逢烏桓賊戰沒胤弟挹
初爲太傅東海王越祿與琨俱被害弟啓啓弟述
與琨子羣俱在未波中後並入石季龍啓爲季龍尚
書僕射後歸國穆帝拜爲前將軍加給事中永和九
年隨中軍將軍殷浩北伐爲姚襄所敗啓戰沒述爲
季龍侍中隨啓歸國拜驍騎將軍

祖逖

兄納

祖逖字士稚范陽遵人也世吏二千石爲北州舊姓
父武晉王掾上谷太守逖少孤兄弟六人兄該納等

並開爽有才幹逖性豁蕩不修儀檢年十四五猶未
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
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
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逖有贊
世才具僑居陽平年二十四陽平辟察孝廉司隸再
辟舉秀才皆不行與司空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
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
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
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
原耳辟齊王冏大司馬掾長沙王又驃騎祭酒轉主

簿累遷太子中舍人豫章王從事中郎從惠帝北伐
王師敗績於蕩陰遂退還洛大駕西幸長安關東諸
侯范陽王虓高密王略平昌公模等競召之皆不就
東海王越以逖爲典兵叅軍濟陰太守母喪不之官
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
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又多
權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逖爲行主達泗口元帝逆
用爲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逖以
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從皆暴桀勇士逖
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爲盜竊攻剽富室
逖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爲吏所繩逖輒
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時帝方拓定
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
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
中原今遺黎旣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
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
赴沉溺之士欣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
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
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
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

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江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初。北中郎將劉演距于石勒也。流人塢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爲豫州刺史。雅爲譙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衆各數百。皆統屬平。逃誘浮。使取平。浮誦平與會。遂斬以獻。逃帝嘉逃勳。使運糧給之。而道遠。不至軍中。大饑。進據太丘。樊雅遣衆夜襲逃。遂入壘。拔戟大呼。直趣逃。幕軍士大亂。逃命左右距之。督護董昭與賊戰。走之。逃率衆追討。而張平餘衆助雅。攻逃。蓬陂塢主陳川。自號寧朔將軍。陳留太守。逃遣使求救於川。川遣將李頭。率衆援之。逃遂尅譙城。初。樊雅之據譙也。逃以力弱。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逃。逃旣尅譙。宣等乃去。石季龍聞而引衆圍譙。含又遣宣救逃。季龍聞宣至而退。宣遂留助逃。討諸屯塢。未附者。李頭之討樊雅也。力戰有勳。逃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逃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逃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四百人歸于逃。川益怒。遣將魏碩掠豫州諸郡。大獲子女車馬。逃遣將軍衛策。邀繫於谷水。盡獲所掠者。皆令歸本軍。無私焉。川大懼。遂以衆

附石勒。逖率衆伐川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掠豫州。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戍饑。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逖退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泝水。盡獲之。豹宵遁。遣據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數遣軍要截。石勒勒屯戍。漸感。候騎常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騎萬人距逖。復爲逖所破。勒鎮戍歸附者甚多。時趙固上宮。已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受逖節度。逖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剋獲亦由此也。其有微功。賞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剋已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爲

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故劉琨與親故書。盛贊逖威德。詔進逖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臯縣修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互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異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爲都督。逖以若思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弘致遠圖。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且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致書。擘汝南大木山下。時中原士庶咸謂逖當進。據武牢。而反置家險阨。或諫之不納。逖雖內懷憂憤。而圖進取。不輟營繕。武牢城城北臨黃河西。接成臯。四望甚遠。逖恐南無堅壘。必爲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汝陽太守張敞。新蔡內史周閔。率衆築壘。未成。而逖病甚。先是華譚。庾闡。問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歷陽陳訓又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爲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丘。時年

于世憊曰
詳時人之
戲以王平
非用二婢
換得一奴
故此祿戲
笑如此始
亂稱祖孝
行既乃入
于排調

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為之立祠冊
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
肆意焉尋以逖弟約代領其眾約別有傳逖兄納

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

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

辟為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

必輕於五殺皮邪轉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庶子

歷官多所駁正有補於時齊王冏建義趙王倫收冏

弟北海王實及前黃門郎弘農董祚弟艾與冏俱起

皆將害之納上疏救焉並見宥後為中護軍太子詹

事封晉昌公以洛下將亂欲避地東南元帝作相引

為軍諮祭酒納好奕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

數棋對曰我亦忘憂耳隱曰蓋聞古人遭逢則以功

達其道若其不遇則以言達其道古必有之今亦宜

然當晉未有書而天下大亂舊事蕩滅君少長五都

遊官四方華夷成敗皆當聞見何不記述而有裁成

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

史游作急就章猶皆行於世便成沒而不朽僕雖無

才非志不立故疾沒世而無聞焉所以自彊不息也

况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俱取散愁此可兼濟何必圍

棋然後忘憂也。納明然嘆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耳。乃言之於帝。曰：自古小國猶有史官，況於大府安可不置？因舉隱稱清純亮直，學思流敏，五經羣史多所綜悉，且好學不倦，從善如流。若使修著一代之典，褒貶與奪，誠一時之雋也。帝以問記室參軍鍾雅。雅曰：納所舉雖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是納始也。初，弟約與逖同母，偏相親愛。納與約異母，頗有不平。乃密以啓帝，稱約懷陵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人謂納與約異母，忌而寵貴，乃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如讐。

朝廷因此棄納。納既閑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及約爲逆，朝野歎納有鑒裁焉。溫嶠以納州里父黨，敬而拜之。嶠旣爲時用，盛言納有名理。除光祿大夫。納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平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納曰：未益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勲。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月旦則

鍾人傑曰
果坡真研
與手不壞
之辯本此

顏回食埃不免貪污盜隲引少則爲清廉朝種暮穫
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困之因
曰君汝穎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鎚持我鈍
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
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卒於家

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搢飛纓賈謚之館借著馬
倫之幕當于是日實佻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貧聞
雞啼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
爲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后流亡遞縈
居甦之禍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

跡弛易情各運奇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
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厲其貞操契寒
松而立節威能自致三鉉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
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啓戎心越石區
區獨禦鯨鯢之銳推心異類竟終幽囹痛哉士稚叶
迹中興剋復九州之半而災星告釁笠轂徒招惜矣
贊曰越石才雄臨危效忠枕戈長息投袂徼功踦蹶
汾晉契闊獯戎見欺段氏于嗟道窮祖生烈烈風懷
奇節扣楫中流誓清凶孽鄰醜景附遺萌載悅天妖
是徵國恥奚雪

音義

考音乎市反子楯食尹鞮當奚鞮舉軒勞侏上盧到

賴上於商反猗下支反拓託音覆餗音速翅施智殪於計磳音

堂奚呻所洽反邏騎虛箇反慷亢慨音同輶張留攄力

反頓仆赴音跋蒲撥反囊音高麟力珍殞力驗子由賜君

周剽匹笑鎧苦愛反醜音綴殺音古蹠之石捶之累佻巧

反吐彫跡弛上音託下圍音語獯音黜音

晉書列傳卷三十二終

晉書列傳卷三十三

邵續

邵續字嗣祖魏郡安陽人也父乘散騎侍郎續朴素有志烈博覽經史善談理義妙解天文初為成都王穎叅軍穎將討長沙王又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續竊惑之穎不納後為荀晞叅軍除沁水令時天下漸亂續去縣還家糾合亡命得數百人王浚假續綏集將軍樂陵太守屯厭次以續子又為督護續綏懷流散多歸附之石勒既破浚遣又還招續續以孤危無援權附於

晉書列傳

卷三十三

一

勒勒亦以父爲督護旣而段匹磾在薊遣書要續俱歸元帝續從之其下諫曰今棄勒歸匹磾任子危矣續垂泣曰我出身爲國豈得顧子而爲叛臣哉遂絕於勒勒乃害父續懼勒攻先求救於匹磾匹磾遣弟文鴛救續文鴛未至勒已率八千騎圍續勒素畏鮮卑及聞文鴛至乃棄攻具東走續與文鴛追勒至安陵不及虜勒所署官并驅三千餘家又遣騎入散勒北邊掠常山亦二千家而還匹磾旣殺劉琨夷晉多怨叛遂率其徒依續勒南和令趙領等率廣川渤海千餘家背勒歸續而帝以續爲平原樂安太守右將軍冀州刺史進平北將軍假節封祝阿子續遣兄子武邑內史存與文鴛率匹磾衆就食平原爲石季龍所破續先與曹嶷亟相侵掠嶷因存等敗乃破續屯田又抄其戶口續首尾相救疲於奔命太興初續遣存及文鴛屯濟南黃巾固因以逼嶷嶷懼求和俄而匹磾率衆攻段末杯石勒知續孤危遣季龍乘虛圍續季龍騎至城下掠其居人續率衆出救季龍伏騎斷其後遂爲季龍所得使續降其城續呼其兄子竺等曰吾志雪國難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勉便奉匹磾爲主勿有二心時帝旣聞續沒下詔曰

邵續忠烈在公義誠慷慨綏集荒餘憂國忘身功勳未遂不幸陷沒朕用悼恨于懷所統任重宜時有代其部曲文武已共推其息緝爲營主續之忠誠著於公私今立其子足以安衆一以續本位卽授緝使總率所統效節國難雪其家仇季龍遣使送續於勤勤使使徐光讓之曰國家應符撥亂八表宅心遺晉怖威遠竄揚越而續蟻封海阿跋扈王命以夷狄不足爲君邪何無上之甚也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續對曰晉末饑亂奔控無所保合鄉宗庶全老幼屬大王龍飛之始委命納質精誠無感不蒙慈恕言歸遺晉仍

荷寵授誓盡忠節實無二心且受彼厚榮而復二三其趣者恐亦不容於明朝矣周文生于東夷大禹出於西羌帝王之典蓋惟天命所屬德之所招當何常邪伏惟大王聖武自天道隆虞夏凡在舍生孰不延首神化耻隔皇風而况因乎使因去真卽僞不得早叩天門者大王負囚囚不負大王也釁鼓之刑囚之恒分但恨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勒曰其言慨至孤愧之多矣夫患于其君者乃吾所求也命張賓延之于館厚撫之尋以爲從事中郎令自後諸寇敵擒俊皆送之不得輒害與獲如續之流初季龍之攻續也朝

廷有王敦之逼不遑救恤續既爲勒所執身灌園齧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嘉其清苦數賜穀帛每臨朝嗟歎以勵羣官續被獲之後存及竺緝等與匹磾嬰城拒寇而帝又假存揚武將軍武邑太守勒屢遣季龍攻之戰守疲苦不能自立久之匹磾及其弟文鴛與竺緝等悉見獲惟存得潰圍南奔在道爲賊所殺續竟亦遇害

李矩

李矩字世廻平陽人也童亂時與羣兒聚戲便爲其牽計畫指授有成人之量及長爲吏送故縣令於長安征西將軍梁王彤以爲牙門伐氐齊萬年有殊功封東明亭侯還爲本郡都護太守宋胄欲以所親吳畿代之矩謝病去畿恐矩復還陰使人刺矩會有人救之故得免屬劉元海攻平陽百姓奔走矩素爲鄉人所愛乃推爲塢主東屯滎陽後移新鄭矩勇毅多權略志在立功東海王越以爲汝陰太守永嘉初使矩與汝南太守袁孚率衆脩洛陽千金塲以利運漕及洛陽不守太尉荀藩奔陽城衛將軍華薈奔成臯時大饑賊帥侯都等每畧人而食之藩薈部曲多爲所啖矩討都等滅之乃營護藩薈各爲立屋宇輸穀

以給之及藩承制建行臺假矩榮陽太守矩招懷離
散遠近多附之石勒親率大衆襲矩矩遣老弱入山
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
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退藩表元帝
加矩冠軍將軍輶車幢蓋進封陽武縣侯領河東平
陽太守時饑饉相仍又多疫癘矩垂心撫恤百姓賴
焉會長安羣盜東下所在多虜掠矩遣部將擊破之
盡得賊所畧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遂留
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之時劉
琨所假河內太守郭默爲劉元海所逼乞歸於矩矩
將使其甥郭誦迎致之而不敢進會劉琨遣叅軍張
肇率鮮卑范勝等五百餘騎往長安屬默被圍道路
不通將還依邵續行至矩營矩謂肇曰默是劉公所
授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屠各舊畏鮮卑遂邀肇爲聲
援肇許之賊望見鮮卑不戰而走誦潛遣輕舟濟河
使勇士夜襲懷城掩賊留營又大破之默遂率其屬
歸于矩後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
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爲備遣
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爲
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

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吳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及督護楊璋等選敢勇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先是郭默聞矩被攻，遣弟芝率衆援之。旣而聞破，暢芝復馳來赴矩。矩乃與芝馬五百匹分軍爲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先是聰使其將趙固鎮洛陽，長史周振與固不協，密陳固罪。矩之破暢也，帳中得聰書，勅暢平矩。訖過洛陽，收固斬之，便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卽斬振父子，遂率騎一千來降。矩還，令守洛後數月，聰遣其太子粲率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孟津北岸，分遣雅生攻趙固於洛，固奔陽城山，遣弟告急。矩遣郭誦屯洛口以救之。誦使將張皮簡精卒千人，夜渡河，粲候者告有兵至。粲恃其衆，不以爲虞。旣而誦等奄至，十道俱攻。粲衆驚擾，一時奔潰，殺傷大半。因據其營，獲其器械軍資，不可勝數。及旦，粲見皮等人少，更與雅生悉餘衆攻之。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泛舟迎皮賊。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鉉船連戰。數日不得渡。矩夜遣部將格增潛濟入皮壘，與皮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

牛馬焚燒器械夜突圍而出奔武牢聰追之不及而退聰因憤恚發病而死帝嘉其功除矩都督河南三郡軍事安西將軍滎陽太守封脩武縣侯及劉瓌嗣位昏虐日甚其將靳準乃起兵殺粲并其宗族發聰冢斬其尸遣使歸矩稱劉元海屠各小醜因大晉事故之際作亂幽并矯稱天命至令二帝幽沒虜庭輒率衆扶持梓宮因請上聞矩馳表于帝帝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未至而準已爲石勒劉曜所沒矩以衆少不足立功每慷慨憤歎及帝踐祚以爲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改封平陽縣侯將軍如故時弘農太守尹安振威將軍宋始等四軍並屯洛陽各相疑阻莫有固志矩默各遣千騎至洛以鎮之安等乃同謀告石勒勒遣石生率騎五千至洛陽矩默軍皆退還俄而四將復背勒遣使乞迎默又遣步卒五百人入洛石生以四將相謀不能自安乃虜宋始一軍渡河而南百姓相率歸矩於是洛中遂空矩乃表郭誦爲揚武將軍陽翟令阻水築壘且耕且守爲滅賊之計屬趙固死石生遣騎襲誦誦多計略賊至輒設伏破之虜掠無所得生怒又自率四千餘騎暴掠諸縣因攻誦壘接戰須臾退軍堦坂誦率勁勇五百追

及生於磐脂故亭又大破之矩以誦功多表加赤幢
曲蓋封吉陽亭侯郭默欲侵祖約矩禁之不可遂爲
約所破石勒遣其養子忿襲默默懼後患未已將降
於劉曜遣叅軍鄭雄詣矩謀之矩距而不許後勒遣
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矩逆擊不利郭誦弟元
復爲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嶷西
賓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
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勒復遣誦塵尾馬鞭以
示殷勤誦不答勒將石生屯洛陽大掠河南矩默大
饑默因復說矩降曜矩旣爲石良所破遂從默計遣
使於曜曜遣從弟岳軍于河陰欲與矩謀攻石生勒
使將圍岳岳閉門不敢出默後爲石忿所敗自密南
奔建康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等齎書與默又勅
誦曰汝識唇亡之談不迎接郭默皆由於卿臨難逃
走其必留之誦追及襄城默自知負矩棄妻子而遁
誦擁其餘衆而歸矩待其妻子如初劉岳以外援不
至降于石季龍矩所統將士有陰欲歸勒者矩知之
而不能討乃率衆南走將歸朝廷衆皆適亡惟郭誦
及叅軍郭方功曹張景主簿苟遠將軍騫韜江霸梁
志司馬尚季弘李瓌段秀等百餘人棄家送矩至於

魯陽縣矩墜馬卒葬襄陽之峴山

段匹磾

段匹磾東郡鮮卑人也種類勁健世爲大人父務勿塵遣軍助東海王越征討有功王浚表爲親晉王封遼西公嫁女與務勿塵以結鄰援懷帝卽位以務勿塵爲大單于匹磾爲左賢王率衆助國征討假撫軍大將軍務勿塵死弟涉復辰以務勿塵子疾陸眷襲彌劉曜逼洛陽王浚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及弟少鴛從弟末杯攻石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杯追入壘門爲勒所獲勒質末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

眷將許之文鴛諫曰受命討勒寧以末杯一人故縱成擒之寇旣失浚意且有後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聽以鎧馬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籠贖末杯勒歸之又厚以金寶綵絹報疾陸眷疾陸眷令文鴛與石季龍同盟約爲兄弟遂引騎還昌等不能獨守亦還建武初匹磾推劉琨爲大都督結盟討勒并檄涉復辰疾陸眷末杯等三面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候衆軍勒懼遣間使厚賂末杯然末杯旣思報其舊恩且因匹磾在外欲襲奪其國乃間匹磾於涉復辰疾陸眷曰以父兄而從子弟邪雖一旦有功匹磾獨

收之矣。涉復辰等以爲然，引軍而還。匹磾亦止。會疾
陸眷病死，匹磾復薊，奔喪。至於右北平，末杯宣言匹
磾將篡，出軍擊敗之。末杯遂害涉、復辰及其子弟黨
與二百餘人，自立爲單于。及王浚敗匹磾，領幽州刺
史劉琨自并州依之。復與匹磾結盟，俱討石勒。匹磾
復爲末杯所敗，士衆離散，懼琨圖已，遂害之。於是晉
人離散矣。匹磾不能自固，北依邵續。末杯又攻敗之。
匹磾被瘡，謂續曰：「吾夷狄慕義，以至破家。君若不忘
舊要與吾進討君之惠也。」續曰：「賴公威德，續得效節。
今公有難，豈敢不俱遂并力追末杯，斬獲略盡。」又令
文鴛北討末杯，弟於薊城及還，去城八十里，聞續已
沒，衆懼而散。復爲石季龍所遮，文鴛以其親兵數百
人力戰破之。始得入城，季龍復抄城下，文鴛登城臨
見，欲出擊之。匹磾不許，文鴛曰：「我以勇聞，故百姓杖
我，見人被略而不救，非丈夫也。」令衆失望，誰復爲我
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殺胡甚多。遇馬乏，伏
不能起。季龍呼曰：「大兄與我俱是戎狄，久望共同，天
不違願。今日相見，何故復戰？請釋杖。」文鴛罵曰：「汝爲
寇虐，久應合死。吾兄不用吾計，故令汝得至此。吾寧
死不爲汝擒。」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力戰不已。季龍

軍四面解馬羅披自鄆前提文鴛文鴛戰自辰至申力極而後被執城內大懼匹磾欲單騎歸朝續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許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季龍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以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胡夷所未聞也因謂英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朝廷而見逼迫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心不忘本遂渡黃河南匹磾著朝服持節賓從出見季龍曰我受國恩志在滅汝不幸吾國自亂以至於此既不能死又不能爲汝敬也勒及季龍素與匹磾結爲兄弟季龍起而拜之匹磾到襄國又不爲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經年國中謀推匹磾爲主事露被害文鴛亦被鴆死惟末杯存焉及死弟牙立牙死其後從祖就陸眷之孫遼立自務勿塵已後值晉喪亂自稱位踰據有遼西之地而臣御晉人其地西盡幽州東界遼水然所統胡晉可三萬餘家控弦可四五萬騎而與石季龍遞相侵掠連兵不息竟爲季龍所破徙其遺黎數萬家於司雍之地其子蘭復聚兵與季龍爲患久之及石氏之亡末杯之子勤鳩集胡羯得萬餘人保枉人山自稱趙王附于慕容儁俄爲冉閔所

晉書列傳 卷三十三 三
敗徙于繹幕僭卽尊彌儁遣慕容恪擊之勤懼而降

魏浚

浚族子該

魏浚東郡東阿人也寓居關中初爲雍州小史河間王顥敗亂之後以爲威武將軍後爲度支校尉有幹用永嘉末與流人數百家東保河陰之硤石時京邑荒儉浚劫掠得穀麥獻之懷帝帝以爲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如故以亂不之官及洛陽陷屯于洛北石梁塢撫養遺衆漸脩軍器其附賊者皆先解諭說大晉運數靈長行已建立歸之者甚衆其有恃遠不從命者遣將討之服從而已不加侵暴於是遠近感

悅襁負至者甚衆劉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時太尉蒯藩建行臺在密縣浚詣藩諮謀軍事藩甚悅要李矩同會矩將夜赴之矩官屬以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將何疑乎及會客主盡歡浚因與矩相結而去劉曜忌浚得衆率衆軍圍之劉演郭默遣軍來救曜分兵逆于河北乃伏兵深隱處以邀演默軍大破之盡虜演等騎浚夜遁走爲曜所得遂死之追贈平西將軍族子該領其衆

該一名亥本僑居京垂陰磐河間王顥之伐趙王倫以該爲將兵都尉及劉曜攻洛陽隨浚赴難先領兵

守金墉城故得無他曜引去餘衆依之時杜預子尹
爲弘農太守屯宜陽界一泉塢數爲諸賊所抄掠尹
要該共拒之該遣其將馬瞻將三百人赴尹瞻知其
無備夜襲尹殺之迎該據塢塢人震恐並服從之乃
與李矩郭默相結以距賊荀藩卽以該爲武威將軍
統城西雍涼人使討劉曜元帝承制加冠軍將軍河
東太守督護河東河南平陽三郡曜嘗攻李矩該破
之及矩將迎郭默該遣軍助之又與河北尹任愔相
連結後漸饑弊曜寇日至欲率衆南徙衆不從該遂
單騎走至南陽帝又以爲前鋒都督平北將軍雍州
刺史馬瞻率該餘衆降曜曜徵發旣苦瞻又驕虐部
曲遣使呼該該密往赴之其衆殺瞻而納該該遷於
新野率衆助周訪討平杜曾詔以該爲順陽太守王
敦之反也梁州刺史甘卓不從欲觀該去就試以敦
旨動之該曰我本去賊惟忠於國今王公舉兵向天
子非吾所宜與也遂距而不應及蘇峻反率衆救臺
軍次石頭受陶侃節度峻未平該病篤還屯卒於道
葬于武陵從子雄統其衆

郭默

郭默河內懷人少微賤以壯勇事太守裴整爲督將

未嘉之亂默率遺衆自爲塢主以漁舟抄東歸行旅積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漸衆撫循將士甚得其歡心默婦兄同郡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爲違制將殺嘉嘉懼奔石勒默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遣使謁劉琨琨加默河內太守劉元海遣從子曜討默曜列三屯圍之欲使餓死默送妻子爲質并請糴焉糴畢設守曜怒沈默妻子于河而攻之默遣弟芝求救于劉琨琨知默狡猾留之而緩其救默更遣人告急會芝出城浴馬使強與俱歸乃遣芝質于石勒勒以默多詐封默書與劉曜默使人伺得勒書便突圍

係編曰
事甚烈

授李矩後與矩并力距劉石事見矩傳太興初除潁川太守默與石忿戰敗矩轉蹙弱默深憂懼解印授其叅軍殷嶠謂之曰李使君遇吾甚厚今遂棄去無顏謝之三日可白吾去也乃奔陽翟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追默至襄城及之默棄家人單馬馳去默至京都明帝授征虜將軍劉遐卒以默爲北中郎將監淮北軍事假節還故部曲李龍等謀反詔默爲右衛將軍趙胤討平之朝廷將徵蘇峻懼共爲亂召默拜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初戰有功及六軍敗績南奔鄧鑒議於曲阿北大業里作壘以分賊勢使默守之

峻遣韓晃等攻默甚急壘中頗乏水默懼分人馬出外乃潛從南門盪出留人堅守會峻死圍解徵爲右軍將軍默樂爲邊將不願宿衛及赴召謂平南將軍劉胤曰我能禦胡而不見用右軍主禁兵若疆場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給將卒無素恩信不著以此臨敵少有不敗矣時當爲官擇才若人臣自擇官安得不亂乎胤曰所論事雖然非小人所及也當發求資於胤時胤被詔免官不卽歸罪方自申理而驕侈更甚遠近怪之初默之被徵距蘇峻也下次尋陽見胤胤叅佐張滿等輕默傑露視之默常切齒至是胤臘

日餉默酒一器肫一頭默對信投之水中忿憤益甚又僞人蓋肫先略取祖煥所殺孔燁女爲妻燁家求之張滿等使還其家肫不與因與胤滿有隙至是肫謂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與長史司馬張滿荀楷等日夜計謀反逆已形惟忌郭侯一人云當先除郭侯而後起事禍將至矣宜深備之默旣懷恨便率其徒候旦門開襲胤胤將吏欲距默默响之曰我被詔有所討動者誅及三族遂入至內寢胤尚與妾臥默牽下斬之出取胤僚佐張滿荀楷等誣以大逆傳胤首于京師詐作詔書宣視內外掠胤女及諸妾

并金寶還船初云下都俄而遂停胤故府招桓宣王
愆期愆期懼逼勸默爲平南江州默從之愆期因逃
廬山桓宣固守不應司徒王導懼不可制乃大赦天
下梟胤首于大航以默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武昌
太守鄧嶽馳白太尉陶侃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
也卽日率衆討默上疏陳默罪惡導聞之乃收胤首
詔庾亮助侃討默默欲南據豫章而侃已至城下築
土山以臨之諸軍大集團之數重侃惜默驍勇欲活
之遣郭誦見默默許降而默將張丑宋侯等恐爲侃
所殺故致進退不時得出攻之轉急宋侯遂縛默求

降卽斬于軍門同黨死者四十人傳首京師

史臣曰邵李魏郭等諸將契闊喪亂之辰驅馳戎馬
之際威懷足以容衆勇略足以制人乃保據危城折
衝千里招集義勇抗禦仇讎雖艱阻備嘗皆乃心王
室而炬能以少擊衆戰勝獲多遂使玄明憤恚世龍
挫衄惜其寡弱功虧一篲方之數子其最優乎默旣
拔迹危亡叅陪朝伍忿因毗睚禍及誅夷非夫狂悖
豈宜至此段匹磾本自遐方而係心朝廷始則盡忠
國難終乃抗節虜庭自蘇子卿以來一人而已越石
之見誅段氏實以威名匹磾之取戮世龍亦由衆望

謂也
禍福之應何其速哉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之

贊曰鄧李諸將寔惟忠壯蒙犯艱危驅馳亭鄣力小
任重功虧身喪匹礪勁烈隕身全節默實凶殘自貽
罪戾

音義

亂

初謹反

蒼

鳥外反

輶

音迢

堦

五各反

峴

胡典反

槩

所角反

洎

其器

反

醜

字當作鵠直任反

繹

顏音尺反

幕

音弋

倮

郎果反

响

呼后反

犹

毗睚

上士解反下五懈反

塌

鳥葛反

晉書列傳卷三十三

終

